

隋樹森著

巴渝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隋樹森著

巴

渝

小

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天竺大會	一九
白紗重五	二五
井	三一
蜀蜀閑話	三七
白沙殘夢	四三
縉雲攬勝	五〇
北泉幽賞	五七
北碚之冬	六四
懷念北平	七〇
鄉愁	七八

巴渝小集

一日過三峽

船自走近宜昌，兩岸漸有起伏的山陵；時又初夏，深綠鵝黃的顏色，塗得滿山滿野；沿江的風景綫，因此便不像東面那樣的寂寞單調了。

船愈上行，兩岸的山也愈愈高。長江著名的山峽，現在就逐經過了。雖然鄖道元水經注記三峽的文字我也曾讀過，但因一向住的是北方的廣漠的大平原，所以在我的意識中，總以為所謂三峽，也不過是在江之兩岸有幾里或幾十里對峙的山而已，並不相信七百里之遙，「兩岸連山，略無闕處」；誰知逆流而上，崇山峻嶺，真個了無盡期。起初我又覺得經此三險，每處大概都是片刻即逝，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免得錯過了欣賞的機會；誰知入峽之後，畏途巉岩，愈出愈奇，沿江景色，撲面飛來，真令人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感。我於是趕快取出在武昌特意買來的峽江圖冊，請人加以指點，以便和實景對照起來看。

船進了西陵峽，兩岸高山如壁，江中亂石以呼，凶灘狂瀾，觸目即是，處處都令人驚心蕩魄。迎面不遠便是山，轉過去還是山，前後左右既然無處不是山，所以船總是在叢山環抱之

中，曲折行着。長江被束於萬山之中，水面有時很窄，簡直像一條小溪，水量不像很深，浮力不像很大。我們如果只是看到山中有這樣的一條水，大概不會相信能開行如此大的火輪船吧。西陵峽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瞿塘峽。瞿塘峽兩岸也是摩天的高山，但在江心却有一堆大石峙立，儼然如小島，把江水左右割開，使之分流。洶湧的江水，在這兒本來就永遠不停的激成許多大漩渦，而我們的船經過時，又起了不很小的逆風，吹得船身來回的搖動。這隻船船頭又較低前面的鐵板上，竟一陣陣的撲上濁浪來。水手們在船欄上晾的衣服，有兩三件被風吹去，飄飄搖搖的飛到高空，又落到後面遠處的江中；人站在船頭也就動搖起來，自己處處不能不小心了。峽江圖考云：「頭二三珠在瞿塘峽口，有大石橫截心，左下三石聯珠，峙伏水中，水小愈險。舟行必由大石左旋，捩舵右轉，毫釐失讓，舟糜石上矣。」我們的船就是向右轉過去的，右邊江面較狹，下面還有所謂頭珠、二珠、三珠幾堆大石埋伏着，真是危險。——峽江圖考到這時我纔感覺到它的用處，圖二的老關廟、廟河、大船峽、牛肝、馬肺……，都能和實物對照起來，使我意外的喜悅。當我初買此書時，有一位朋友翻了幾頁，認為這些圖決非寫實，那裏錯誤了。初看此圖雖然要有人指點，但指點了一兩處，再繼續看下去，便可「案圖索驥」。以下圖中畫的什麼新灘、兵書峽、香溪、石門、歸州、洩灘、鐵棺峽、培石，也都一一的找到了。

船在峽江中走，雖然兩岸有好風景給我們看，但因江中伏石暗礁過多，路程太險，我們不

時也未免要發些恐懼之感。而船到接石的時候，又遇到了一隻輪船的殘骸，用鐵鏈繫在江邊的大石上——據說那是民生公司的民鏗號，去年撞到暗礁上打碎的——這更不能令人觸目驚心了。船過塔石，便是西陵已終，要進巫峽了。

巫峽兩岸的山，大半比西陵峽的更雄偉，更險峻。水經注上所說的「非停午夜分，不見隱月」，真足以形容此地的景象。這裏草木好像特別繁茂，滿山都是濃綠的顏色。但鮮豔奪目的花兒，却看不出來。山中得到處有壁立的巨岩。因此在「萬綠叢中」雖無「一點紅」，却不時有赭色、黃色、或青灰色的石面露出來。

船入巫峽，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唐人詩中「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和宋玉賦中「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等語句，於是我便特別注意到巫山之雲了。但是今天太清朗了，山中僅有「紗」一般的霧氣，却不見什麼雲。所以巫山雲的奇觀，便不能領略，這真未免可惜。不過中國畫中所畫的遠山，一層層的總是近濃遠淡，下淺上深，這在薄霧飄蕩的巫峽中，却看得極爲清楚。原來那種畫法，並不是畫家表現上的方便，而簡直是寫實。其次，我便想到巫山十二峯。但是走近巫山時，我向船上的人詢問，他們却都說不清十二峯是摺的那些山；那是望霞，那是朝雲，更無從知道。而峽江圖考不幸這時竟又失了作用，我對着兩岸不可仰視的峯巒，也無異交臂失之。本來在巫峽之中，還有幾處很值得看的地方，如宋玉宅、屈原祠、高唐觀、神女廟等，但因舟子非騷人墨客，不知道這些古蹟，因此便是在舟中

遙遙的欣賞，也不可罷了。這都未免使人悵然。復次，前人詩文時常寫到三峽兩岸的猿猴，如水經注云：「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李白早發白帝云：「兩岸猿聲啼不住」；可知山中以前猿猴一定很多，舟行江中便可看得到的。我向來還沒有見過在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着的猴子，今天行經巫峽，當然要特意找幾個看看。但是找了許久，始終未見一個。後來詢問茶房，據他說因為猴子怕汽笛的聲音，所以自從江中有了輪船，牠們便漸漸的遠避山之中了。

在這一段路程中，平淡的巫山縣城却給了我較深的印象。這座城在江北岸的山坡上，從江中望去，還可以看到一部分逶迤相屬的樓牆。巫山縣的面積不知有多大，想來所轄的地方大約全是荒山，便是這座縣城，遠遠看去，亦是人類零落，簡直像一座較大的村鎮。真正喜歡隱居的人，不妨來此山國。

船行巫峽時，曾聽到幾次鎗聲，這都是民船放的。因為此處江面既狹，輪船一過，湧起很大的惡浪，兩岸的水隨着高漲起來，民船經過，最易覆沒。輪船與民船相遇或兩輪相遇，司機的本來都要特別慢行，以免發生危險。但民船為提醒司機人注意，有時還在輪船開近時放鎗。據說這種民船，大半是載有值錢的貨物或軍火。

從入峽以來，斷續的看到兩岸山麓上有些狹窄崎嶇的小路；那便是民船卸鎗道了。在巫峽中我曾看見幾次繃夫拉繃，每船的人數，從四五個到八九個不等。他們在繃道上，都赤裸着身

下，……方的……有……那顏色……跳起來……

到罷塘，已是夕陽時分。我幾乎依欄站了一天，本來身體已經疲倦了；但罷塘在山險中，最險，我不能不重振精神，飽覽此景。這時船上有一位掌故很熟的旅客，他首先指給我們風箱峽看。他沿着北岸的峭壁，說是那兒有幾個很象炊飯時所用的風箱一般的東西，但我因為目力不好，眼鏡又在宜昌弄壞了，看了好久纔看到一個。接着他又指給我們倒吊和尚和孟良溝，並且說了關於它們的傳說，可惜他用的全是純粹四川話，我聽起來有些隔膜。再前便是險絕絕的夔門了，兩岸萬仞的高山，約束着奔流的江水，江面極狹窄。山腰中有些題字，在船上便可看到，大概總是寫其險吧。此處所以稱為夔門，據夔州府志云：「乃三峽之門，兩岸對峙，中貫一江，……當其口」。又前便是地理上有名的滄浪石和歷史上有名的白帝城了。滄浪石突出江心，據寰宇記云：「周圍二十丈。冬水淺，屹然露百餘丈，夏水漲，沒數十丈」。俗諺說：「灘滄大如馬，巖壑不可下；滄浪大如龜，巖壑不可窺」；所以這一堆大石，成為舟人至此定行進或停止的標識了。但是現在有了輪船，也不管他如馬如龜，想過便過，願停就停，它反而失去作用了。白帝城高聳在北岸巔上，為蜀先主託孤處。在這兒既演過一段可悲可泣民衆們也都知道的歷史故事，所以一般人都要抬頭看一看，這與高唐觀宋玉宅之無人過問很不相同了。更前便是臭鹽碛和八陣圖。臭鹽碛在北岸，那裏出鹽。據說三十年前僅有幾十家，現在却增為幾百家了。八陣圖有水旱二處。有人指給我旱八陣看，我沒有看清；水八陣即在靠近北岸的江中，

遠遠看去，是一片亂石，上面也像是有黃鹽的。坊時所讀杜甫的「功蓋三分國」一首詩，原來就是詠的它。是的，江流了若干年，石還是依然未轉啊。更前便是夔府了。夔府比巫山等縣城大得多，城外近處的山上，也都有人家；江中還停着許多划子和兩隻輪船。這時天色漸晚：船過夔府路上，即行停泊，拋錨以後，府城及其附近的燈火，都光明燦爛的亮起來了。

今天經過的許多勝景，雖然都未能下地去看個痛快；船行過速，雖然站在甲板上，看兩岸的景物簡直是「走馬觀花」；但是今天一日過三峽，整天的精神都在緊張中，畢竟是平生值得紀念的一個愉快的日子。

華嚴初雪

一個木落水枯寂寞蕭條的深冬，歷頭歲殘，愁緒冥冥，我覺得只有藉尋幽攪勝，還可以排遣客裏落莫之思，於是便約着朋友，冒犯嚴雪，去遊華嚴寺。

華嚴寺建於待瀟山上，是重慶近郊的名勝，也是四川四大叢林之一。到了寺院附近，便見到無數參天的松柏和古樹，把這座山寺圍繞起來，情景異常幽邃。據說每年一到清明時節，就有成千成萬的白鶴，從遙遠遙遠的異域，成羣結隊的飛居在這一片叢林裏；直到生了小鶴，纔又搏扶搖而上，飛渡漠漠的穹蒼，越過數不清的崇山峻嶺而遠逝。白鶴是瑞鳥，居民都不肯驚嚇他，不肯傷害他。因此每年季候一到，他們便定巢於此。長夏時候，遍地滴落着粉白色的鶴糞，就像在冬天落下來雪花一般。試想當那成千成萬的白鶴，聚居在這蒼翠的叢林間，那景象是多麼悠閒而生動！可惜現在季節未到，無緣領略。

華嚴寺的禪面，有一條不很寬闊的石版路。我們鑑賞了寺外那片白鶴棲息的松林，不曾進寺而順着這條崎嶇的山路向前走，想先看看周圍的景色。山寺附近，踈踈落落有幾座亭子，還有些臺塔與石坊。這臺塔與石坊，都是寺僧的「大解脫處」。我們順着山路走去，找到了一座小亭子。於是一面立在這冷清的亭子裏避雪，一面也所觀賞寺外曠野中的雪景。

在川東，未必每年冬天都看到雪。有時雪落了，但雪花剛剛落到地下，便立刻溶化成水，與雨點落地的區別很少。有時雪落了，却稀薄得要仔細向着灰沈沈陰慘慘的太空尋覓，纔可以看得很少的幾片，悠閒地飄下來。今天的雪却落得相當大，從深夜落起，直落到現在，地下的雪花，可以不溶化了。華巖附近的一片白鶴林，以及遠近的修竹古木，上面也都敷了厚厚的一層積雪。一陣微風，視綫以內那些柔軟的樹枝顫微微的一動，便看得到雪從枝葉上落下來。山上的枯草，被雪埋葬了；田間碧綠的禾苗，也帶上了一頂潔白的帽子。附近的石坊，墓塔，房屋頂上，也都有積雪。石徑上滿是雪，剛剛走過去的稀疏的行人的足跡，一個個都看得很清楚。季節已經是三九了，但却並未結冰。路旁有一條小溪，那水還活活的流着。稻田裏面貯蓄起來的雨水，微風一過，便形成無數的波紋。雪花在空中鬆一陣緊一陣的飛舞，像要澈底的把萬山中的景物都遮蓋起來；但無論如何，却遮蓋不了稻田裏的水，更遮蓋不了那一曲清溪。山裏面疎疎朗朗的幾家人家，死一般的寂靜。鷄鳴犬吠，什麼也聽不到，村舍像是要沈埋在白雲之下了。這種川東不常見的景緻，現在忽現目前，實在令人覺得格外美。這當然值得我們聚精會神的來欣賞。

我們看了好一會，纔順着方才走過那條石徑折回去，遊華巖寺。

華巖寺正門的右方，有一處用無數層大石條修成的高台階。台階兩旁的石欄和石壁，都有精緻的石刻。拾級而登，即至華巖寺正門。門前有一個橢圓形的花壇，正中有一個六角形花

牠；花池裏面種着一叢棕櫚，雖然現在上面也敷了一層雪，却仍然硬挺挺的立着，生意勃勃。正門沒開，我們只得繞道從旁門進去。

正門門道正中，有一座很大的佛龕，裏面供着佛像。門道兩旁，便是體魄雄偉的四大天王的立像。這裏的形式，和一般寺院的第一道門，沒有什麼兩樣。四天王像，都用很大的玻璃籠罩着，所以那像的彩色很新，金碧輝煌，光彩耀目。現在正門既場關閉着，門道的光綫，因此相當的陰暗，雖在白晝，也還燃着燈。

華嚴寺的第一層院子，正面的大殿是「大雄寶殿」。殿宇高大雄偉，莊嚴煥炳，外觀極好。不過殿內現在住了經濟部某部分的辦公室。因此我們不能進去了。院子的兩廂，是客堂和飯堂。飯堂前面，有兩條大木魚，每條長約丈餘，這兩條魚雕刻得很生動，身上塗得紅紅綠綠的，像是油飾了不久。但每條魚身上，皮肉都缺了一大塊；不消說，那是因爲每天寺僧開飯時，擊木魚爲號，把他們敲爛了的。

大雄寶殿後面，又是一層大殿，即全寺的第二層殿。殿前懸掛的匾額，有劉湘題的「淨智妙園」，潘文華題的「法備三乘」等，金字極大，頗足吸人視線。這層院子較窄，所以第二層大殿，便建築在一個高大整齊的石基上，因此殿內的光綫，不致受前面大雄寶殿的遮蔽。華嚴寺的建築多用巨石；這一座石殿基尤其建築得細緻，雄偉，高大。站在殿基上，可以平視甚至俯視大雄寶殿的飛簷以及脊背的黃綠琉璃瓦。

第三層院子是方丈室。這個院子更狹窄，院中陳設着花草盆景；禪閣虛靜，僧房肅穆；溪流三五，悄然往來，似頗得「禪悅」之趣。

第四層院子，是全寺最後的一層，院落比較寬闊得多了。中間的正殿，橫額寫的是「鷲嶺蓮宗」。院子裏面有一架葡萄，現在只看見枯了的枝蔓；還有一個用白石鑿成的大花池；花池裏面有一座假山，假山上面盤踞着一棵黃桷樹。正殿的右旁，別有一個院落，那裏另有一殿，橫額是「天際花雨」。在這個旁院裏，最惹人注意的，是院子裏面的一大叢立在雪中的高約丈餘充滿生意的棕櫚。雪落在它身上，它毫不理會，真強硬得夠勁兒。正殿的左旁，也有一個別院，院中大殿的橫額是「寶相敷華」。十八羅漢使塑在這座殿中。這一層院子，氣象比較恬靜，沒有大雄寶殿那雄闊的味兒了。

我們把華嚴寺的四層院子都看完了，出寺門向左後方走，又看到了一個旁院。院門之前，有一座極精緻的石坊。石坊上面，刻着「覺海香花」四個字。這座石坊，是用一種含有暗赤色綫紋的石條建築起來的；遠遠看去，有點兒類似木質。石坊上面的石刻，甚為精緻。石坊前面，有一個長方形的大放生池。池之中央，有一個用很整齊的石版鑿成的鴨室。空中飄着雪，幾隻白鴨不畏水冷，還在寒波漾漾的放生池裏活潑的游泳，生動之中，充滿了寂靜。我們看了一會，轉回頭來，穿過石坊，順石級而上，走到這座整齊清潔的院子的大門。院內嘉樹來牖，芳草護階，真是清雅極了。現在這兒也成了某機關的辦公處，因此我們不會進去，只看了看院景。

轉回身來，我們走了不遠，又發現了一座花園。這座花園修建在華巖寺最末一層殿的後面。裏面花木很多，但地方却並不大。紅梅綠梅正在雪中怒放，頗不寂寞。園中有一座曠怡亭，亭中有太虛法師一付寫實的對聯是：

幾片白雲歸遠岫

四圍青嶂擁高亭

站在這座亭子裏，遠望高空，俯瞰羣山，的確可以看到聯語中所寫的景色。

離開了華巖寺，順着寺前的一條石徑，向下向前走，便是一道山澗。渡過一座石橋，再向右轉走，便是「華巖古剎」。

站在華巖古剎正門前面，抬頭向對面望去，華巖寺的僧房樓閣，已被白雪和叢樹掩蔽起來。低頭看去，山澗裏面水田千頃，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一片膏腴之地。古剎正門，有一付帶有宗教意味的寫景的門聯是：

舉頭對皓月徘徊一片光明開覺路

對岸有清溪映帶萬花飛舞渡迷津

走進古剎的正門，是一個正方形的院子。正面是很高很高的懸崖——華巖洞，佛殿就建築在這懸崖之下的天然石洞裏。佛殿的房簷，永遠有水在往下滴，這水便是從懸崖中滲出來的。巴縣志云，「華巖寺以洞得名，意謂洞中石髓下滴，匯成水花也」，便是指的這種情景。殿裏

面冬暖夏涼，光綫相當的幽暗。四圍鑿着許多尊羅漢像，掛錫於此寺的名僧聖可的像，鑿在崖洞的最深處。在古剎正殿前面的石階上，有一對很大的足印，深入石面者約三四分，據說這是此寺某祖師最初自天而降時留下來的足跡。

華巖古剎比華巖寺爲小，可是古剎的建築在先。傳說在若干年前，住在古剎的僧人，每天看到對岸山有神異的蓮花在空中出現，於是始就其地建築了現在的華巖寺。

歸途中，雪仍在紛紛揚揚的落。我一面眷戀着當前雪中的華巖，對那入雲的修剎，盤桓回顧，頗有不忍離去之意；一面又暗暗的想像着長夏的華巖：那時周圍濃碧的竹櫺，掩映着殿宇；萬松林中，古鶴不時輕舞，嘹唳傳聲；幽邃陰森，豈不又是別有仙境？只是今天固然遊興一動，想來便來了，然而誰曉得何年何日，能再有這樣的遊興，重來酬賞華巖的夏景呢？

黑石山冬景

川東地方，冬天一到，直至第二年的暮春，天空常是陰沈寒鬱，磅礴着使人窒息似的氣流；晴朗的日子，很是希罕。加以有時濃霧瀾漫，有時淫雨連綿；雨落的時間一久，那陰濕之氣，便直像要滲透了人們的皮膚。就是雨停了，天又未必晴，空中常是迷濛濛的凝結着一層雲氣。這樣的陰天和雨天，一連便十天或半月，也是常事。你想，每日仰望高空，總不見太陽，不見蔚藍的天海，而要在暗淡愁慘幾乎就要崩潰下來的圓穹之下討生活，如何能不使人厭煩？

昨夜滿天是燦爛的星斗，那張懸了許久的灰蒼蒼的天幕，在黃昏後悄悄的揭開了。今朝長空一碧，光明潑刺的太陽露出面容。半月以來總是陰，現在忽然徹底的放晴，對此之下，真能使人們的感覺發生錯誤，覺得宇宙間從來不曾如此光明燦爛，從來不曾如此有生氣。是的，久陰忽晴，山川草木都像是由沈睡中醒覺，都像是由垂死中恢復了健康。放眼看去，簡直的整個換了一個世界！太陽亮得太刺目了，「蜀犬吠日」想來應該是可能發生的事實。我正想趁此良辰，約一位初到白沙的朋友，去鑑賞黑石山的勝景，不料他竟先來約我，要我作遊山的嚮導。今天是怎樣一個適於野遊的日子，那還消說。

兩年前的暮暮時分，因為要避空襲，我便隨了工作機關，從陪都重慶搬到陌生的白沙來。

定居之後，一個宿雨新晴的上午，我會應當地某紳士之約，遊黑石山。那一次因為是生路，所以坐滑竿去的。滑竿在曲折的山路上走，我放眼四顧，在目光所及的地方，無論是高崗是幽谷，都塗着一層濃綠。空機勃勃的早稻，茸茸紛披的蕨草，蒼翠矗立的樹木，都爭着在亂山間佔地盤，不肯留給一點兒空隙。滑竿沿着石徑往山裏跑，忽而一陵，忽而一谷，陵與谷的差度雖不很大，景色却總在變換，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路程還有多麼遠，不知道；前而有些什麼景色，也不知道；黑石山到底是那一座，依然不知道；我簡直走入迷陣了。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天在叢山中所得的最初的印象。

現在這異鄉人却與初來時不同了：黑石山的方位我認得清清楚楚的。這座山離我們的寓所石珠壩約有十里，遠遠望去，可以看到那被濃密的樹叢遮蔽起來的山頂，青黑而深邃。我先把這山頂指給朋友看，告訴他要以此為目標。於是我們在難得的陽光下，開始在坡度不很大的起伏的崗嶺中走，不久也就把山中那曲折的路程走完了。

黑石山的山麓，有很大的一片橘林。春天，清香淡雅的橘花，形成了玉帶似的，把山麓都圍繞起來。秋天，「橙黃橘綠」，當然更如詞人所說，是不應忘却的「一年好景」。現在已是仲冬時分，橘柑都摘得乾淨，那纍纍滿樹的金黃色的果實，壓得枝幹都低垂下來的景色，已經看不見了。但在地下却狼藉着許多橘柑的殘骸，留給人們回想它往昔的繁昌。

穿過橘林，拾級而上，便是雄踞在黑石山頂的聚奎中學了。經過校門再向前走，便可以見

到一個風景區。

這個風景區，是在聚奎中學的左前方。從那雜亂着散布在山上的若干顆巨石間的通路走過去——這些巨石中，有一顆上面刻着很大的紅字「函谷」，有一顆上面刻着「一夫當關」形容得都很恰當——便是一個斜度不很大的山坡。幾十顆高達一二丈的黝黑斑駁的巨石，棋子似的散布在這大坪——山坡上。它們在這裏不知經過了多少歲月，被濕氣和蒼苔侵蝕得黝黑，被風息和雨水吹刷得失去稜角了。黑石山大概就是由此得名吧。這些巨石到底是怎樣來的，我不會精究地質學，無從知道，同時對於這方面的求知慾又很冷淡，直到現在也不會向專家請教過。縱使請教，專家的解釋自己又未必相信，所以還不如不請教之爲愈也。它們一顆顆的散布在山坡上，好像是自天而降，不過又不像是殞星：殞星似乎沒有這樣大，而且也決不會幾千顆殞星一齊都落到這裏。山坡上到處有花草樹木，無論春夏秋冬，總有花可看。紫葳很多，春天開花的時候，樹枝被細碎的紫花一節節的圍繞起來，可以看到無數條紫色的花鞭。現在是冬天，寒梅又在正在怒放，一點兒也不寂寞。山中很和暖，松柏蒼翠，綠竹猗猗，梅花香豔，所謂「歲寒三友」固然十分暢茂，而此外我們叫不出名字來的雜樹，不會落葉者也不計其數。地上到處有青草，野生的雛菊，不時在眼前顯現。冬天地看不到荒蕪蕭疏清寒的景象。

在這叢林和巨石之中，有一處值得遊山的文人墨客憑弔的地方，是白屋詩人吳芳吉的墳墓，一坯黃土，前面立着很別緻的刻有英文的墓碑，墓旁的山石上，刻着聚奎中學學生的紀念文

字，但並不多。墓之前後，有兩叢薔薇，正在伸着無數的臂膊與腰肢，在地下向四外延展。墓後的一叢長在高崗上，墓前的一叢，生在低坳中。我想，兩叢很大的薔薇開花的時候，在詩人墳墓的前後輝耀，一定十分好看。現在詩人的墓旁幾十株梅花正在盛開，也不寂寞。盧冀野先生有黑石山梅詩兩首，其一云：『萬樹依然繞墓門，一輪圓月想溫存；（白屋詩人有句云：『萬樹梅花月正圓，簑衣灘畔好繫船』）平生不是林和靖，卻有梅花解報恩』。便是寫的黑石山梅的墳墓。山上到處的石頭，大概將來總有人會把詩人的墳墓用石頭砌更輝煌一點，使其更為黑石山增光生色吧！

回到山坡平坦的大路上，順着那條路向下走，便是新本女中。在走近校門時，來一個向後轉，再仰頭看黑石山的景色，最有意思：全山被雜樹掩蔽着，數不清的黑石散布在山坡上，正像巨大的坦克；但是你不必担心他會開下來，雖然它的確有點滾動似的。山坡上的寒梅，開殘了的淡紅，盛開的粉紅，初放苞的綠紅，東一片西一片雜亂的渲染在林間，像在狂笑，像在歡舞。梅林後面，是一片高達數丈的深淺凝綠的樹叢。這些樹，雖然氣象有些蒼老，顏色却仍是綠的。它們一齊籠罩在金黃色的冬陽之下，織成了一幅燦爛的錦繡。

● 穿過新本女中，順着山路往前走，便是高洞岩。那是黑石山另外的一個風景區。

高洞岩離新本女中約有半里。有一座觀音廟建築在路旁——那實在是一個懸崖。這廟共有三間，一部分廟基突出於危崖之外。夏天廟裏有人賣茶以麵，遊客在此品茗消夏，頗可得諳眺

之樂。現在兩座神像寂寞的守在這兒，帶來光臨的只有荒山的野雀了。站在廟裏向前看，是一個很大的山壑，這巨壑相當的深，底面比較還算平。一條小河從廟對面那高一層的谷中奔流而來，自巉岩上向前面這較深的巨壑中滾墜，便形成了一個瀑布與深潭。這小河名叫驢子溪，水量並不大。瀑布的高度大約不到兩丈，却相當的寬，河水蓬澎湃，自高而下，遠遠望去，形成了一片白練。有時太陽一照，便發出斷片的閃光來。河水傾瀉下去，在潭中打一個旋兒，然後又沿着漫長的山谷，迂迴的向外爬，流入宏闊的長江。瀑布終日自高而下毫不喘息的飛奔，用雷霆萬鈞之力襲擊那水潭，那水潭總應該有相當的深度了。現在是冬天，水量較小，如果在夏季大雨之後，山洪齊發，那疾馳跳躍匆匆忙忙要完成他那旅程的小河，水量有時很大；瀑布也就更爲雄壯偉觀了。那一股衝撞激的狂流，形成了瀑布，終日在空中怒吼，也足以令人驚心動魄。有時黃昏或深夜，在十里之外的石珠巢附近，還可以聽得到呼呼呼像是火軍開動的聲響，那就是隨着山風傳來的瀑雷了。瀑布之下，水潭左側，有一處懸崖，懸崖下面是深進的一個石洞。大自然處處可以利用，有一家人就在這懸崖洞直下方，鑿了一道竹牆，把敞着的崖洞遮蔽起來，以之爲家。這家人自然不會是出世的；不知那些時常表示「志在山林」的人們，肯不肯在這這隔塵環的崖洞定居，每天與那怒吼的瀑布對話？

我們出了觀音廟，向前又向下走，到深潭旁邊去觀水。驢子溪的水勢，現在很小，河底下的石塊，有許多都露出來了。夏天水大的時候，河身翻漫，長江裏的小船，自溪口逆流而上，

可以直達於此。現在河水如此清淺，小船無論如何也浮不起來了。河兩岸的山坡並不荒涼，右側較陡較高的一面，萬竹瀟瀟，臨流映碧；左側較平的一面，還有許多田畝。溪水兩旁，有三兩個樵童和農夫，從容的在冬陽之下工作。荒谷中點綴着這幾個人，別有幽趣和生意。

尋着山路轉上去，走到瀑布所從來的那較高一層的河身一看，那兒也是山谷，但河之兩岸，比較開闊，岸上長着許多竹樹，這裏是夏天洗澡的好地方；張烈的陽光射透了河水，可以把河底下那光滑的石頭晒暖，坐在那石頭上洗澡，自然是溫和的。夏天山水橫流，溪中混着相當濃的黃土。現在却是一溪清淺，殘破的石橋的橋座和一部分河身，都露出來了。

四川的冬天並不很冷，歸途中看到田裏的小麥，長得比北方冬天的小麥高得多；到處看得高約尺餘正在開花的胡豆。山上到處塗着綠顏色。地下雖也間有落葉，但不過三三兩兩而已。這氣候，至多不過是北方的暮秋吧。遙想在北方的故鄉，正是寒風凜烈，冰天雪地的最多。踏遍了原野，也難尋得到成片的綠色。樹木只有光禿的樅樹。土地凍結得堅硬如石。山巔常存着未融的積雪。晴朗的日子雖多，但那裏有這般溫存嫵媚的山景，輕柔秀美的天色，溫馴軟和的風韻？——自然，四川的冬天；這樣的好日子並不多；然而畢竟是有啊！

天氣和景色，今天的確太好了。惟其如此，也就使客居的人們更清楚的感覺得「舉目有河山之異」；更深刻的體味到「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更明白的意識到是在遙遠遙遠的異域了！

天燈大會

上元節到了，幾天來我們所住的鄉間，便傳說着白沙鎮裏的天燈大會很熱鬧。

舊歷正月十四日的黃昏時分，我們去看這天燈大會，走到鎮上，只見路旁許多人家和店鋪的門口，都貼着三五張大紅紙條，上面寫着「即日彩龍奉賀」，下款大半是「某某同業公會」或「某某商會」一類的字樣。再往鎮中心走，便見路上殘留着許多鞭炮爆裂後的紙屑和餘燼。火藥的氣味，一縷縷的在空中飄浮；鑼鼓的聲音，不知在什麼地方喧響着，

我們先在鎮上做了一番概覽，把白沙幾條繁華的街道都走了一遭。八，比素日增加了若干倍，都成羣結夥的站在街上，期待着熱鬧的光景。臨街的樓頭，二層三層乃至屋頂，都有人在俯覽或遠眺，而且還相當的擁擠。這幾天夜裏，大概是這座小鎮最熱鬧的日子了。十字路口新搭成的松柏牌坊，將近一座；每座牌坊的所在地，雖沒有「車」亦「馬」龍，却真個是「士女如雲」呢。這些人，狂歌歡笑，聲遍九坡；他們的心情，不消說都是愉快的。如果不是牌坊上貼着抗戰春聯，牆壁上有抗戰標語和壁報，而只從街頭的熱鬧與人們的興奮幾點來看，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太平盛世」。

天色漸漸的暗起來，華燈初上，街頭不時有人在放特異的花；火藥滿裝在竹筒裏，把引線

用火點着，立刻便像水龍噴水般的，噴出一條無數流星似的燦爛的火花。放花的人把它向着人羣所掃射過去，於是大家便不得不躲避開或蹲伏着。這玩笑固極真厲害：歡笑，嚷鬧，街頭立刻沸騰起來。

突然，路上又有「鐵水」發出來的大片的火花，人們慢慢的又聚攏在「鐵水」的火力圍外了。從爐中鉗出來的溶化了的赤紅的鐵水團，被人伸勁用木棒打碎後，便立刻變成了無數赤紅的銀白的爛星，飛散在空中。這些星飛得不很高，散開時所佔的面積却不小。每過兩三分鐘，便有這麼一大片美麗閃亮的星羣，從地上散到空中；只一轉眼，又倏然消失了。有些店鋪的門口還放着風箱、碎鐵、木炭、穀草、和美孚油筒做成的火爐子，正在進行燒製這種玩意兒。

一會兒，鑼鼓響得較近了。「東東——」！「東東——」！這單調的聲音，像是在那兒聽見過——是的，想起來了：就在這白沙聽見，是去年端陽節龍舟競渡的時候——我們迎上前去，便見走近南華宮時，便和龍燈相遇了。

南華宮前有一座掛滿了燈籠的燈塔。那數不清的用彩紙糊成的國旗燈，飛機燈、炸彈燈、汽車燈、唐克車燈……裏面，都安裝着光度很強的電燈。有了這座高達數丈的燈塔，有了這許多閃着白光的電燈，這小鎮儼然有都市之夜的顏色了。燈塔之下的石階和路上，人山人海。龍，就在燈塔前停住了脚步。

在白天，龍活動起來是很有意思的。現在呢，雖然用五彩綢緞做成的龍頭，還是那樣好

看，很有精神的張着大嘴，像要把誰一口吞下去：雖然花花綠綠的龍尾把，還像白天一樣擺動着；但是他那華美的彩衣脫去了，中間那段長長的身軀，只剩難看的骨骼。他在路上擺成了「一字長蛇陣」，有人擎着他的頭，有人驚着他的尾，還有許多人在中間托着他的長身子。這些人，全禮都戴着竹笠，有一大部分只穿着夏天穿的單褲和短袖汗衫——幸而這兒不是雪地冰天的北方，否則他們至少也要傷風。龍的周圍還有許多隨員拿着燈籠，火炬，硫磺和松香，一陣陣的燃燒着，「東京——噠」，「東京——噠」——單調的鼓鑼聲，不斷的響。

鞭炮的聲音，一陣密似一陣。龍今天特別馴順，老老實實的在路上站着挨打——幾個人拿着整串的鞭炮，從頭到尾，從尾到頭，在龍的背部，放過來放過去。據說只要有人拿過鞭炮來放，他便要永遠馴順的站在那兒。龍挨打。玩龍的人當然也要挨打。他們為什麼帶着竹笠，這時候便可以明白了。但是他們的腿與臂為什麼却又故意露出來，我們却還不曉得。有人說：他們認為受了這鞭炮的洗禮，一年中便可不致倒霉，不致生病，這也許不錯吧。他們勇敢得很，無論炮火怎樣厲害，決不肯躲閃，更不用說逃避了。

同時，龍走過來，路旁許多店舖，還預備着鞭炮歡迎。所以燈塔附近那密集的鞭炮聲，直覺得我們兩耳欲聾。而街頭站着的人呢，被這聲音吸引著，就像洪流似的淌過來。直到沒有人再在龍身上放鞭炮，玩龍的人這幾吹起聲音尖的哨子，呼嘯而去，準備着再迎接前面的炮火。這樣的龍，據說上元這幾天，在白沙有十餘條呢。

鐵水，龍燈，鞭炮，慢慢的看厭了：「東東——」，「東東——」的聲音，也漸漸的聽俗了；於是我們便轉向北面寂靜的江岸看燈去。

江水，現在枯得很厲害，露出來的江底，只江南這一面，便有幾丈寬，竟能形成了許多平坦的廣場。我們走到廣場上，把身體向後一轉，往左右及雄鎮山麓的鎮市望去，便見遠遠近近，增添了不少八九座奇麗的燈塔。

這些燈塔與南華宮前的那一座不同，都是不用電而燃柴油的，塔上的燈籠，有的全用白紙糊成，有的全用紅紙糊成，因此各塔整個的顏色，也就分成了紅白二種。每座塔大約的九層，每層掛着的燈，都形成一個明亮的圓圈，自上而下，愈來愈大，這些高塔，有的高臨山巔，有的緊臨水邊，今夜天空浮着濃雲，月光透不出來，有了黑色的天幕，燈越發顯得明亮。

回頭在看北岸的水邊、山麓、山坳、山坳，那裏也都有燈。那燈相當的密，綿延了好幾里，但只是凌亂的散在着，並沒有組成塔。再向了游望去，江的南岸，很遠很遠的，約在五里以外，也有一座紅燈塔。因為距離遠了，看起來雖也紅紅的，却不很明亮。在朦朧的夜色裏，那浮動的紅紅倩影，倒映在長江的萬頃柔波之中，異常的美麗，幽雅！這座燈塔，最別致，最可愛！

把對江的燈景剛放鬆了一刻，轉眼再看時，燈忽然減少了許多；定睛再看，竟幾乎都看不見了。燦爛光輝的江岸，立時由繁華而冷落，由冷落而黑暗起來；這宛然是都市的電燈發生障礙，全行熄滅時的情景。而江的這一面，最近十里的燈塔，依然發着悅目的光。「東東——」

「東東——唔」，街頭的龍燈，玩得正熱鬧。

天燈的燈竿之下，又是怎樣的景象呢？我們走到江邊的一座燈塔下，只見那兒有一座用竹席搭起來的大棚，門前掛着許多燈，門口貼着幾副紅紅的春聯，棚壁上有一張黃榜，開列着許多樂捐善士的花名：有的捐現鈔，有的捐燈油，有的捐燈籠，……種種名目，寫得滿滿的。棚裏面很熱鬧，僧人們披着奇異的袈裟，吹法螺，敲木魚，念經，……善男信女們誠心誠意的跪在神位或鬼位之前，虔敬的叩首，祈禱。香紙發出來的氣味，伴着紙灰煙縷，一陣陣的在空中飄散：許許多多的吉利話兒，陸續的從僧人口中唱出來。

我們走出棚來，還有點戀依之感，於是又在棚附近看了一個飽。在棚門的旁邊，有一處地方，貼着幾張方形的黃藍等色的紙，上面寫着什麼鬼位與神位。前面還燒着香，神燈佛火，也不寂寞。在「鐵圍山開啓教鬼王之位」，「冥府車夫之位」，「十方孤魂等衆之位」的中間，有一張紙上寫的是「前方抗日陣亡英勇將士之位」。存像神位或鬼位的兩旁，還有八個小字。陣亡將士兩旁寫的是「同赴彈雨，爲國捐軀」。這些英勇將士，現在得到後方老百姓這樣誠意的超度，如死而有知，當然更會含笑於九原了。

再看燈棚前面的那些對聯與橫額，雖然未免近於打油，甚或難懂，却也別有風趣。在老套的迷信與慶祝的聯語中，什麼「地勢難到，飛機自消」，「踴躍從軍，不怕日人」，「踏平倭島」，「大抗戰」，「勤「王」殺敵是英雄」……都能表示出還是老百姓們真誠的心靈的

睽睽。誰說抗戰與他們的生活還沒有發生關係呢？

據說白沙的天燈大會已經幾年沒有舉辦了，原因是怕「老二」（土匪）乘機光顧。今年因為鄉間比較太平，鎮上的商家獲利甚厚，所以不但有天燈大會，而且還格外熱鬧。中國不只軍隊越打越強，老百姓還越打越高興！全中國的人，都有一股曠強的硬勁兒！打了三年，誰也不會有一點兒垂頭喪氣的表现！大家都能在艱苦的大時代，照樣安然的生活着，奮鬥着！敵機向非武裝民衆轟炸的慘劇，他們是經到了；前方拚命流血的廝殺，他們是聽到了；親友乃至家族被徵從軍，他們是看到了；然而，他們高高興興的！他們不怕戰爭，戰爭阻止不了他們的行樂，今夜的天燈大會，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江干和街頭的燈漸漸稀疏，嘈雜的聲音漸漸趨沈寂，人們帶着興致闌珊的顏色：一切都呈現着強弩之末的景象。我們像是受了催眠似的，也就拖着疲倦的身于還山了。離開了白沙鎮約有二里之遙，寒風中我們站在野外較高的荒山上，再俯瞰白沙鎮及其附近，只見夜色沈沈，潮水似幾人聲，一點兒也聽不見，人們像是都已入睡。但是高高低低散布在江邊和山坡那八九座燈塔，却還依然存在，燈塔上的燈，越發充滿着活力，一層層燈圈高懸空中，紅紅的燃得很旺。這幾座燈塔，便是午夜過後，或許也還不會熄滅吧。

白沙重五

端陽節前一個月以來，在我們寓所的附近——離白沙江岸還有相當遠的石珠巢，不時就常聽到從江上飄過來的陣陣的演龍舟的鑼鼓聲了。有時我們順着那條可以瞰江的山路下山，還看得到窄而長的龍舟，在浩渺的江中疾馳飛奔，作競渡的演習。來到白沙，也曾看過競渡的風光，但並不怎樣熱鬧。今年早就有人這樣熱烈的準備，想來要比往年規模宏大一些了。今年這裏的上元節就比前幾年熱鬧。商人地主畢竟和流亡的人不同，高興過年過節，有錢過年過節。今年那些玩龍舟的人，也或許是因爲他們的生活比往年格外舒適充裕，所以特別來得起勁。暮春初夏，川東時常落雨。這些天，我只擔心着端陽那天終日大雨，使我們辜負了一年好景；更擔心着那些興高彩烈，對競渡作了長期演習的人，在煙雨之中，失去了捧場的觀衆，只能表演給廣漠的清虛的山光水色看。

端陽節到了，天氣還好。雖然上午有一會兒細雨霏霏，但停歇得很快。下午空中散布着一層稀薄的暗雲，既沒有「山雨欲來」的險勢，也不見炎炎的日輪，總算是可人的初夏。吃過午飯，我便獨自順着沿江的一條路，往白沙鎮去。

今天，白沙確是在過節，街頭的店鋪，十之八九都把門窗

女，都換上了入時的新裝。人，不消說都是熙來攘往，一團高興。我在馬路上轉了一遭，便往朝天嘴去。那裏鑼鼓喧天，遠遠看去，人已經擠得緊緊的，似乎沒有空隙可以讓後來者自由通過了。

在朝天嘴招展着兩面杏紅色的綢旗，一面寫的是「抗戰到底」，一面寫的是「最後勝利」。這大概是預備給競渡獲勝者的龍舟的獎旗吧。朝天嘴那裏有一處三、四層的石階，這時每層石階上都站滿了人。再往長江下游看，沿岸也散布着許多觀衆。高處的吊腳樓和山半坡的大路上，也站着人。對岸本來只有稀稀落落的「烟村四五家」，素日看不到什麼人影子，現在那兒也有人了，而且相當的密。江裏面今天更熱鬧：船隻增加了不少，每隻船上差不多都懸着綠、深紅，粉紅，杏黃，淡綠，……的旗幟。有的船還張着布棚。這些船大概可分兩類：一類是在水裏玩的，一類便是競渡的龍舟。

在水裏玩的那些船，據說叫什麼「賴子船」(?)，它們只是在水裏遊來遊去的開耍，有時便簡直成了龍舟的障礙物。船上載着的客人很多，他們並不要到什麼地方去，只是在江中坐着船玩玩而已。這些船，有的是若干人裝錢包的，有的像是並無組織的幾個人，分別的給船夫若干錢，船夫便划着船送他們到江心去。總之，錢是要出，怎樣出法，我却不清楚。這些船也有很出色的：有一隻上面放着一架風琴，有一隻上面有許多人在打鑼敲鼓，唱京戲。其餘也都坐滿了興高彩烈的紅男綠女。這些人雖然未免「雅得有點俗」，但這境界中有了他們，畢竟

不致於寂寞了。

龍舟都很輕便，船身極窄，形成了一個細長的狹條，的確像是一條遊龍，船頭上有的還裝彎曲的龍頭。划船的人，分成左右兩排。他們多半只穿着短褲，赤臂露腿。船頭上有一名總指揮。拿着一個指揮棒，不容喘息的呼喊着號令；同時後面有人打着單調的鑼鼓。全船坐着的那兩排水手，隨着號令與鑼鼓，奮力打槳。船身或船尾，另有一個人站在那裏，口中也不停的呼喊；手裏拿着竹枝，有節奏左右擺動。每隻船上的人，從十幾個到三十幾個不等，他們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槳很短，像是一把寬木鏟。大家一齊拿着槳，吶喊着，動作很整齊的划起來，那船就飛也似的水中跑。尤其是從上游順流而下時，跑得更快。鑼鼓聲，號令聲，應和聲，一齊響；指揮棒，竹枝，輕爽，一齊動；大家不顧一切的向前飛奔，空氣異常緊張，滿船全載着競進的精神。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競渡的詳情，我們外行人有些看不出來。朝天嘴這一帶，共有六七隻龍舟。有時候一條龍舟自己跑；有時候兩條龍舟碰到一塊兒了，彼此爭着往前跑。據說後者就在比賽。正當他們跑着的時候，也許他們自己的船，也許旁邊第三者的船，常常放起一炮來，如果是跑到江岸，岸上或許也有人放一炮。這是在慶祝勝利還是助興，不得而知。龍舟上的人，有的身上斜掛着紅綵，據說那都是得了優勝，另外的船贈給他們的。那麼，那一條船上掛綵多，那一條船獲勝的次數也就多了。按理說，競渡應該像賽跑一樣，有起點，有終點；把

江中那些船都聚到一塊兒，一聲號令，大家從一個地方出發，向同一目標划，看那一隻划得最快，先到目的地，這纔有意思。然而現在却沒有如此做。固然，有時候也可以看到兩條船在比賽，真個是一擡影碎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但他們到底是從什麼地方出發的，到底要跑到那兒，我們這些觀衆，却總有點兒茫然。

我正在看江中的景物，忽見兩條龍船起了爭執。甲船上的指揮人拍着胸脯向乙船大罵，乙船上的指揮人也同樣的回罵，毫不示弱。接着，打裝的人也有站起來大罵的了；接着，兩條船一靠，甲船上的人多，陸續的往乙船上跳，跳上去彼此就動手交武了，龍舟很輕便，船身極窄，乙船又小，增添了許多人，並且彼此亂打，船身也就很危險的動蕩起來。岸上的觀衆，也就立時把注意力集中到這兩條船上了。據說這起因為兩船渡之後，甲說甲船贏，乙船說乙船贏，發生了無法解決的爭執，於是纔訴諸武力的。那些人正在火頭上，當然什麼也不顧。把船弄翻了，把人推到江裏，都很可能。我真替他們擔心，覺得立刻就要演出慘劇來。正在打得不可開交，萬分緊張時，忽然響了一聲槍。我向那兩條船旁邊一看，原來過去了一隻大船，船上站着四五個軍人，他們都拿着槍，有的還在把槍舉着，對着那兩條船做「預備放」的姿勢。方纔那一槍，就是他們發的。大概他們是維持水上治安的巡查，爲制止船上的人動武，先向高空放了一槍，以示警告的。還好，這一槍很有效，兩隻船上的人，立刻都老實了。那些軍人很嚴厲的向他們說了幾句話，甲船上的人，也就陸續的跳回原船去。接着，兩條船便離開了，觀衆

的注意力，也就分散了。

朝天嘴看得有點厭了，於是我又沿江往上游去。方走上石階，忽然看見江邊的一堵牆上，貼有一張寫着「三閩大夫屈原辭位」的黃紙。舊傳端陽競渡，是因為這天是屈原投汨羅江的日子，楚人悲傷其死，要用輕利的「飛艇」船，在水中拯救他。現在去古已遠，不見得還有人能同情於「獨醒」的人，也未必有人「懷思古之幽情」，真個在端陽節憑弔屈原的吧。但既有了這點表示，也總算禮堂全失了。

我順着江岸走去，一直走到緊臨白沙鎮的中心區的所在，才停了腳步。那裏的飄水雖也不少，遊船和龍舟，却並不活躍。朝天嘴那裏的船。彼此距離很密，這兒的船却疎疎朗朗的，總共不過十餘隻。

龍船跑得倦了，在江中坐船玩的人，興味也漸盡了，斜陽間歇的從稀薄的晚雲中，透出了幾縷微弱的餘光，也像是懶洋洋的。船，有的划着離開了鎮，有的靠了岸。岸上的人，慢慢的散去了。江岸那微濕的泥沙上，殘留着的腳印，特別的顯得清楚起來。

「看白沙的龍舟競渡，這也許是：後的一次了」。黃昏時我在一家茶館中吃了幾杯沱茶，想到意外的稿留在這兒已逾三年，秋間又要離去，於是一片淡漠的無名悲愁，輕輕的向我襲來，筆端發生了一點感慨。茶罷登山向寓，獨自在寂寞的歸途上，低吟着的是楊无咎的一闋南歌

巴渝小集

三〇

小雨疎疎過，長江滾滾流。落霞殘照晚，明嶽。又是一番重午，身寄南州。
羅綺紛香陌，魚龍漾綠舟。不堪回首鳳池頭。誰道於今霜鬢，猶白滄留！

井

我初到川東×縣鄉間時，許多天總看不到井——不，不是看不到井，是沒有看到像北方或其他地方那樣的井。

水，是人生每天少不得的，所以對於井，也就不能不注意。「我們吃的水，是從那兒挑來的呢？」我這樣的詢問佃戶，佃戶指手畫腳的告訴了井在那裏，於是我便注意要看看那眼井了。

我們吃水的這眼井的所在，據佃戶的話，離寓所並不遠。但我每天散步，常從那一帶地方走，却始終找不到。後來看見有人從路旁田角上的一個水坑裏汲水，纔知道原來所謂井也者，就是這個水坑。

×縣和川東其他縣分相似，雖然到處裝山絡繹，岡巒起伏，但在這山國中，却有不少肥美的稻田。崎嶇的路，比兩旁田之高，形成了一條狹窄的埂。這眼井的井口，方方不圓，隨其自然。這接稻田的那一小半，是用碎石塊直砌井底，作為井與稻田的界劃；剩下的那一大半，是一個斜坡，下部是石，上部是土，土上滿長着青青的草；再往上，便是行人的道路了。這眼井並不深，實在只是一個水坑。它也必須用磚或石砌出井筒來，只要把與水筒接連的那一面砌

起來，便可以了；另外的那一面，井底，是整個的一塊大石頭，用不着再砌。川東山上的水田，土層似乎並不厚，土層的下面便是石頭。最妙的是農人較平的石坡，鋪上一層厚約四五寸的土，便可以種高粱、油菜、苕花玉或其他農作物。我想，這眼井的井底就是石頭，旁邊的那水田，土層厚度也與這眼井的深度相似，約有三四尺而已。如果把这眼井填土填滿，把那做爲井底的分界的碎石去掉，那井便是田的一角了。

井底是無縫的石，井壁的大半也是石，並且是與那井底相連，毫無隙裂；只有井壁的一部分，用稻草糊住；那井水的來源，當然很容易想得到：它決不是什麼甘泉或激的泉水，而是從稻田的泥上。滲透過來的污水了。雨水落到井裏，也落到稻田裏，稻田的田積大，井的面積小，而井裏的水，每天有人汲取；稻田裏的水，爲要求其平衡，於是便透過井旁碎石的空隙，流到井裏了。泥土與石塊，可以說是井水過濾的地方。稻田裏面水如河形，都叫我猜着不見，也可以想像得到：稻田裏至少要上肥料，這裏所用的肥料，便是糞便，糞便這些糞料，混合在井水中，然後再經過井邊那個天然濾器——泥土與碎石塊——，流到井裏。這不就和過濾水一樣，只是什麼細菌可以滲入，或是稻田那些巨大的蟲，也一樣的可以經過石縫而過來。這情形已經不難想像了麼？不，這還不算什麼，是使人想辦法的，要算是濾水過濾的時候呢！

無論是：一陣濛濛的細雨，或是連綿的密幾天驟驟的暴雨，田裏的水都會漲得很高，一直的漫過了井與田分界的那石緣。井水與田水合流，井旁那條溝，上面什麼欄東西也沒有，雨水把那條

對那井邊，甯東西北就流到井邊或田裏，這還不算，那條路的右旁較低，左旁較高；右旁是井，左旁較高處，有一畦狹窄的水田，水田的左上方，便是農家的廁所與豬圈。高處路上的水向低處流，可以流到廁所和豬圈裏，於是那裏面的穢物和穢水，也自上而下，流到左旁的那畦水田中。這水田地勢較高，裏面的水，又要漫過行路，流入右旁低處的水田。這些水瀾瀾溶溶，便與井水混合了。而無論雨水怎樣大，佃戶給我們挑水磨飯，永遠不改換地方。

每當在田野裏散步時，無意中常常可以發現這類的井。在田角或路旁，挖一個不很深的坑，旁邊用泥土或石塊圍起來，便完成所謂井了。井口向來沒有蓋什麼東西都可以落到井裏。不分冬夏，井中往往長着厚厚的一層水棉、水藻，或其他水生植物。無論什麼水虫，只要是稻田裏有，井裏也可以生長，草木的枯硬與敗葉，昆出水族的病體與屍骸，隨時可以在井中發現，井水離地面很近。所以在這裏要解釋「綆短汲深」這句成語，還要多費一番話，因為這裏根本用不到綆。不過這也有些方便；鄉間的農人或旅客，在路上走得渴了，便可以把手伸到井裏，捧起一捧水來喝；如果風塵滿面，還可以把井作臉盆用，在那裏洗臉。

漢朝李尤有一首井銘，說：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

法律取象，不槩自平。

多取不損，少汲不盈。

井

孰慧若斯，何有邪傾？」

明比暗喻且不去管，只就真正得及井的幾何來看吧。「寒泉冽清」，這裏的井根本談不到；形容井水的詞，什麼甘冽，甘美，清冽，醴泉，與這裏的死水坑當然是風馬牛。據說有些地方的井水特別好，不只清甜，湯，去還可以醫治疾病。這當然是傳說，未必真可靠，不過縱使渴的這井中的生水，也不致於生病，那樣的井，的確不少。如果求諸此地的井，那就未免有點兒夢想了。至於「多汲不損，汲汲不竭」，那來談寒泉裏的井，也有問題。

那麼這裏就沒有像樣的井麼？有的，不過並不常見。去年初夏時分，那天是假期，一個明朗的午後，我獨自順着一條寂寞的長路，往山中散步。走了約有四五里地，發現了一所巨宅。青翠的叢樹，掩映着一座番式的高樓。牆上那生長的青藤，正在盛開着嬌豔的花。高大的芭蕉，纔換了青柔綠嫩的葉子。粉白的荔枝，纔開着大門，和農家的草屋柴扉，迥然兩樣。在這座巨宅的周圍，也是一片漠漠的水田，在田中不遠，幾畝的水田中，也有一眼井。那井有井臺，是圓形塊狀方正的巨石砌成的約有一丈見方。堂面比水田中的水，約高尺餘。井筒是厚磚砌起來的，深約五尺。井臺上有一根竹竿，竿頭繫着汲水的木桶，靜靜的放在那兒，任何人都可以拿起來使用。三年以來，寓所附近的池方，我踏過的也很不少，這樣講究的井，却只見到此一個。這井有些像北方的井了。

在北方的大平原中造井，是選擇好了地方，穿重壤，擊黃泉，一直的往下挖出清冽的寒水

來。那井的深度，大約總有一丈到兩丈之間吧。先自上而下，把地下的水鑽挖到了；然後再自下而上，用堅固的整磚，把井筒砌得圓圓的，一直的砌到地面。井口上再買石頭砌成一個高出地面的井臺。井水很深，從井口往下看，那水壁光奪目，不停的搖漾盪蕩。劉原釋名說，「井，情也；泉之清潔者也」。沒有見過那樣的井的人，也許還會懷疑劉原的解釋錯誤呢！像這臺似的，把水桶用手往井中一放，便可汲水，那自然做不到，就是把桶綁在普通高度的竹竿上，也還是夠不到水源。從那樣的井裏汲水，自然非用堅固的繩不可。井口上多半支着轆轤，繩就在轆轤上。鄉人汲水，到有這種設備的井去，只要掛着一對水桶就可以了。每一村莊裏，總有公用的井，比較富有的人家，在菜園或草園裏，自己鑿井的也很多。那井既淺，掘得相當深；下面的溫度，也就與地面上發生了差異。冬天嘗從井口裏往外冒白騰騰的熱氣，方從井裏汲出來的水，決不致於寒得傷骨；夏天呢，水又是清涼甘冽的。私家的井用處更多：鄉間沒有冰，井却可以做冷藏室。把魚肉盛在盆或盤中，放到籃子或木桶裏，送到井的深處，繫在轆轤上，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也不致變味。只要那魚或肉不與水面接觸，當然污不了井。長夏午睡以前，把甘瓜或朱李放在水桶中，一直的送下去，使它浮在水面上，然後把它裝在。甚至一夢黃梁，再取出來吃，那又涼又脆的味兒，簡直好像用冰冰過的一樣。

那麽用東鄉間的井要不得麼？哼！少了它還不行呢！前些天有半月光景沒落雨，我們用那的那眼井近旁的那塊稻田，乾得露出泥土來，有些地方還起了很深的龜裂。每天散步路過那眼

井，只見井底下僅有淺淺的幾杯泥水了。水桶放下去，已經不能發生作用，非用木瓢舀不可了。據說只有每天早晨，井裏還有一桶或半桶水可汲，那水是從稻田深處的爛泥中滲過來的。但在晨曦初上，便就被人搶着取去了。那時佃戶立刻就把手價提高了，說是天菩薩不下雨，水是從更遠的什麼地方挑來的。

有人說井是黃帝所創，又有人說是伯益所作；甲骨文裏有井字，易經裏有井卦，周朝又有所謂井田，無論怎樣，穴地取水，在我們中國總是一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的舉了。我很懷疑：我們祖先的井，還比這裏的井更簡陋麼？再簡陋，無非是在水田裏挖一個坑取水；然而這裏的井，與水坑又有什麼分別？

滯蜀閒話

兩年以來滯留在川東江津縣濱江的某鎮之外，簡直的是過着隱逸的生活了。這生活，寂寞得可以，也閒適得可以。

有時，在破曉時分，我獨自早早的爬起床來，悄悄的推開柴門踏着濕漉漉的露珠，去迎接東方初昇的朝陽。入川以來，我還沒有看到平原。這兒也是到處皆山。盤着起伏的崗巒，目光瞥過一叢叢的修竹古木，和遠山上的幾座稀疏的小屋，再看那山間的山畦與碧野；看那東方變幻萬千的朝霞。這時，田裏和路上還沒有什麼人影，到處靜得澄澈。獨自佔有了天地，望着那圓圓的白熱得像是將溶的鋼鐵似的朝陽，漸漸從天邊的山上騰躍而出，接着放射出萬縷金光，輝照宇宙。這景色，自然可以使我愉快。有時濃霧起來了，尤其是在秋冬時候，曉夢初回，睡眼朦朧中向窗外一看，迷濛濛的，陰沉沉的，便知道今天早晨太陽又要遭劫，暫時喪失靈魂了。穿上衣服先出門去，向窗外一望呀，到處是濃霧，人已經在霧海中了。荒江，羣樹，竹樹，田，路，……無論遠的近的，一切的一切。都沉沒在霧海裏。那一股一股的白氣，那飛舞着的細微得像塵子似的小點兒，到處都看得到。就在這濃霧中，順着每天常走的崎嶇的小路，胡亂撞一陣，這依然可以領略到一個不平凡的情境，依然是個愉快！

黃昏之前，吃罷了夜飯，曳杖在山中閒步，也成了我的日課。這兒沒有大村莊，所謂村莊，只是一家或幾家院落，稀疏的站立在山坳或山上而已。人家與人家的距離並不遠，不過他們也許真個是「鷄犬之音相聞，老死不相往」呢！有時，在黃昏之前，順着一條山路，燈盞的往前走，經過幾處村莊，前面也許有一院落花，也許有半池秋水，也許是一片青葱的松林，也許是數畝淡雅的桐樹，殘荷敗柳，紅蓼丹楓，……總之，總有可以引誘我暫時停止腳步，鑑賞觀玩的所在。飽餐了這些野景，然後也許要找一塊石壩或一個高崗，把目光轉向西方，尋去邊那雄偉瑰麗的落照。在這兒，太陽雖不落在大江裏，但當它入山之前，卻總要徘徊於西方的江上。夕陽下的江水，已經很好看，而這時西天的雲，塗上了冉冉漸翳的金光，尤其是具有動人的美：青一陣，紅一陣，紫一陣，黑一陣，或是黃，橙，紅，紫，銀白，烏青，淺藍的渲染起來，也許抹成長條，也許抹成大片，也許成爲細碎，……總之，也許成爲鬆軟的絲絮。落日——圍，大，紅，就在這雲彩中漸漸的沉下去。這景色真真是瞬息萬變！你就是面對着它，只要一沉思，一散神，把它放鬆了一會兒，再回頭來看，大江，遠山，彩雲，太陽，它們的顏色和位置，立刻就要改換。長空漸暝，西方那第一大顆星首先出現了。於是便懶洋洋的拖着手杖，踏上歸路。暮色蒼茫裏，獨自朗吟着絕妙詩詞，雄渾的也好，纖麗的也好，都能夠把這一天工作的疲勞消滅或減輕。

休假的日子，還可以把行程定得更遠一些。尤其是宿雨新晴之後，獨自遠足，更是愉快！

如果山看厭了，便跑了山去，直走到江邊，看那瀉浪滔滔的「大江東去」。冬天水枯了，江岸露出許多平地來，軍隊可以用它做大操場，那又是從山上絕對找不到散步的廣場。也許是由於江岸的曲折，也許是由於江心的暗礁，使得水勢時常發生變化：急速，緩慢，逆流……；江面形成種種不同的水紋。望年在江上討生活的船夫，他們對水性認識得非言清楚；下水的船，他們開起來固然個個是以箭如飛，就是上水船，有時他們利用了一段逆流，也能劃得像下水一樣得快。在江闊看着這類情景，研究一點兒當前的粗淺的物理，或是聽聽船夫一團結起來高唱打棹歌，那也是行樂之道。如果江水看厭了，寓所附近又玩夠了，也可以利用假期，往深山中遠足。走，走，走，一直的順着路無目的的走，走得比每天黃昏前散步時的行程還上幾倍，那麼有時便可以發現孤零零的大住宅，那大概是當地的富豪所居。綠竹森森，佳木蔥鬱，幽雅，深澗，清靜，決不單調，決不枯寂；有時便可以發現一個十幾家或幾十家人家的小鎮子；有時更可以發現一些竹籬茅舍，那又別有一番質樸的野趣。這時，我在山中文人的眼裏，是一個陌生的來客，但我儘可大模大樣的無理會，放心大胆獨自走我的路，看看深山裏到底都有些什麼所

在？

靜，住在山中文人，可以完全享受得到鄉居，更可以少碰到許多可憎的事物：這都能夠使適於隱逸的人愉快。那起伏的山巒，那曲折的大江，不平淡，有變化，的確是一個幽境，我覺得此間確實有足樂者！

那麼，滯留蜀山的我，就真滿心情永遠是幽淡的麼？不，也有難以形容的隱憂與寂寞！如果真能度隱逸的生活，真能把心境靜得如止水一般，那倒也好。但是慚愧，現在還沒有那種優美！所以隱憂與寂寞，也還不時的向我襲來！

「勉為微笑，到底纏綿無聊，一談不來話的人，最好彼此少說兩句。不圓通的人，孤獨慣了的人，可與語者也許是一片頑石，也許是一曲荒江。是的，有什麼話請可以向他們說，他們一定可以給你同情的回響！他們一定能領會你的心意：據說希臘名演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演說時，曾對着波浪噴聲叫喊，要增高他聲音的強度；其實，何必限以練習演說，有什麼話一定對着大自然傾吐個乾淨，那豈不是最痛快沒有的事？對大自然朗誦幾章詩，唱幾首歌，他都能了解得到，體味得到。——然而，細想起來，這不是也足以證明發語人的寂寞麼？我，我時常就把大自然看做可以共語的對象。寂寞的情懷，那還消說？有人說，朋友還是結交得越久的情誼越深，這話確有許多道理。在社會上就業以來，那些所謂總角之交，又不幸幾乎都是「故人齊雲所找到的有些異樣。而自從我流亡入蜀以來，那些所謂總角之交，又不幸幾乎都是「故人萬里關山隔！」別離之後，最初還通信的，慢慢的也音信漸疏；有漸漸的竟至斷了消息。這樣，離別的時日愈久，彼此的友情也隨之愈淡，幾年之後，也許只留得得淡淡的一個名字呢。是的，各走各的路，分歧越來越遠，有時要動筆寫信，竟能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於是山居的我，不但當前要對着荒江和山雲說話，並且連遠方故人的音信也接不到，當然是寂寞上更加

了。

庚子山被佔於周，匪禍傷亡，劫了海濱之塚，因而成了真紅南賊。意圖已奉命留為。會作過四書博學，折衷為第一窮途，可憐的。此外，這一羣的詩詞歌賦，一多得一。我知，詩文則特作不來，但於他酒類的精神，確是的。入蜀已三年了，現在依然志氣瀟灑，烽火滔天；奔奔騰騰，不說說說其及，連連連連在什麼方向，這羣先三鬍子。想想一得，才能曉得。於是，在各地起，萬字山，如他故一。何為「」而驚鴻之氣，因此也有意值得懷念；值得珍情；第二故鄉北平，第三故鄉南，也就羣使的懷懷和！我也不想別的，我只想在嚴冬的深夜，住到北平板橋的寓廬，紛紛溫暖的雲雲之中，在那從嶽然矗立鐘鼓樓上發出來的「嗚！嗚！嗚！」的鐘聲；古老，淵深，沉實，空闊，真能發人深睡！我只想聽有微雲的寒宵，在北平寓廬。和家人們團圓夜話，等到那蒼茫的曳長了聲音的「羅貝——賽梨——或「硬羅——鏗鏘——」的叫賣聲傳來，於是，風犯雲南院院門，花葉禽鱗買同一些紅得似西瓜瓢瓜似的大羅貝，或起圍圍的香而甜的硬得似起起都發勁兒的硬羅鏗鏘，一家人吃一個羅貝！我只想嘗那酷熱的炎夏，聽在北平北海的瀟瀟聲或中山公園的長鏡軒，抱上一壺龍井，坐在藤椅上慢帶的品味，望着款款的波光或參天的古柏，望着如雲的仕女，迷目的紅豔，消受一個詩的黃昏！我也不想別的，我只想能小住濟南；春天，德勝黑虎泉那聲如瀑布的水簾；秋天，看看龍洞的浴木與紅葉——然而，誰想得到，就是這一點，便已經成爲盛大的奢望了，豈不可憐！杜子

美當年在蜀「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高興的不得了，曾把這那奔遊鑿扼的成管，寫成了一首七律。當孫聊襲來的時候，我常把那詩反覆朗誦。然而「卻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赴洛陽。」——到底是在那一天？——自然，我絕對相信總有那么一天，但誰能不希望他更早的到來？——長久的滯留在這兒，一年年的下去，也許誰使人成了思鄉病患者呢！

然而，蜀中畢竟還是好地方！當寂寞及隱憂來襲的時候，我滿可以獨自踴躍的找到一個荒山之隅或長林之下，默默的對着大自然發心去！花草竹樹，岩石溪水，到處都有；只要對那些景物觀賞一番，也就可以暫時忘卻一切！心的深處的寂寞與隱慮，雖然總像日影，像月光，永遠是拂之不去，不過看看山中的風光，暫時把他壓抑一下，也並非決然辦不到！至少可以把那濃鬱的不快之感，化得淡薄一點兒。看朝霞，看暮照，都可以澆卻羈客鄉關之思！

一眼看不到盡頭的廣漠之野，平原接着平原，不見山，不見水，甚至連蘆荻竹樹，蟲獸鳥語，都有點稀罕；荒涼，冷落，平淡，單調，北中國儘多這樣的地方。幸而我沒有滯留在那裏，還不致於枯寂得使人發狂！

白沙殘夢

又是薄寒輕暖的清秋時分。窗外風飄寒雨，最能夠使旅人由深刻的感觸到季節的轉變，因而追憶往昔，瞻念將來了，我呢！凝視着壁上懸掛的那張褪了顏色的每四個月排一行，一共排了三行的月份牌，想到它已是兩行多再也沒有用處，接着也就想起移居北碚又是整整一年的這件事了。於是我望着窗外那雨景，索性把心靈完全放到另外一個境界——我們從那兒還來的白沙去。本來前兩天有位朋友來信，會報告了我一個白沙名紳某翁辭世的消息，——這名紳便是我們在白沙時的房主人——已經就使我時時想到舊遊之地了：今天對着這一天空濛濛的寒雨，更像是追憶殘夢似的，追想起這以前的一段悠長期間的生活來。

話似乎說錯了：生命是短促的，如何能有「一段悠長期間的生活？」中國的哲人常說，「生也有涯」；西方的哲人也常說，「Life is short」。慨嘆生命奄忽的人，古今中外，真不知有多少。是的，生命像過眼的雲烟，一瞬間便要改變樣子，再一瞬便要輕飄飄的消散了。生命，就像是雨後暴發的山洪，奔流跳躍，固然是有聲有色，但不一陣也就瀾竭了。至於人們在社會上為事業而活動着的時間，那更是短促了。楊東說：「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說有一着，孩提以逃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晝覺之所，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

、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蓋千數年之中，道然自得，亡介然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這樣算來算去，所得的結論是「道然自得，亡介然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豈不可嘆？生命又像是氣候惡劣的國度，良辰美景極少，而幽暗陰晦，狂飈作祟，霜雪施虐的時候却很多。那麼把「有涯之生」中的「良辰美景」——也就是壯歲中最有用的一段年華，在這沿江蓬山中偏僻的鄉間，悄悄的消磨了三年有半，那又如何能不說是期間悠長呢？

人生，古人往往把它比做一夢，有名的「黃梁夢」、「南柯夢」一類的故事，便是把這道理極巧的具象化了的。是啊，的確是「人生如大夢」。追憶着往昔的生涯，悠然而起了懷舊之思，更會覺得像是重溫殘夢一樣吧？聽着窗外的秋霖，懷念着奮遊之地的白沙想寫一篇追憶的文字，題目也就很容易的想到了。

那是二十八年的初春，敵機將要「暴擊」重慶的傳說，廣播得越來越厲害了。（這不是很好造謠，也不是暴敵恐嚇，那年的「五三」「五四」，重慶市便有幾千棟房屋，被炸彈炸成碎土，被烈火焚成焦炭。喋血而亡的市民，至少也有幾千人，街市的一切，竟至因此全然改觀。）霧季眼看就要過去，我便隨了服務的機關，乘着長江的上水小船，疏散到沿江的一個小鎮——白沙。

那正是黃梅時節。我們住在離鎮還有四五里遠的鄉間，附近人家十分疏落，另外偏處是被兩水滋養着的稻田，一畦畦黃綠的嫩秧長得高近半尺，已是就要往田裏分插的時候了。白日的

天色。常是陰沈沈的，很難看到赫目的陽光，夜裏常是落着綿綿的細雨什麼「巴山夜雨」，「秋枕聽雨」，都可以在這兒領略得到。我一向住在北方，始終還不會聽見杜鵑的鳴聲；來到白沙，纔聽到他那悽慘的哀啼。那臥室的後窗外，是一片竹林，再往後，還有幾顆香樟。夜裏一個旅人，或憑几坐斗室，對着一盞半明半滅的菜油燈，或是倒在床上，望着杳杳冥冥的空中，再聽到杜鵑那直裏嘔出鮮血來的啼聲，一會兒近，一會兒遠，恐怕很容易刺激得他那悽楚的情怀，由濛濛以至汜濫吧。「嘎——！咕——！嘎——！咕——！」那難以用文字摹擬得運宵的悲哀的聲音，常是擾亂得人們不能入夢。任你曉得如何厭倦，它也決不肯為你停息一會兒，於是只好一面聽着樗人的杜鵑夜啼，一面任思想野馬似的奔馳，往昔的生涯，新近的遭遇，凡是腦海中印象較深的事，都成了思想活動的對象，歡欣不能說絕對沒有，可是痛苦的却更多。但這種「痛苦的消遣」，也別有一番滋味，直到現在，我一想到白沙，便會有一幅杜鵑哀啼的春夜的景象，浮現在眼底。

說到夜，我又想起白沙另一種難以忘懷的夜色來。

我們住的那所房子，不只是開門見山，而且門外便是水田，近處很少有足以阻礙視野的人家。出門一直的順着一條石徑向前走，大約百步光景，便是一個面積約有數方丈的大石壩。深夜就寢之前，出門小解，我常是獨自走到石壩上，在那兒小立片時。如果是月下，可以看到浩渺的江水，可以看到入睡的峯巒；如果是暗夜，可以看到羣山的黑影，可以看到遠方的數點燈

火。有時寂靜中送來幾聲犬吠的聲音，我便要品味王厚酷「寒山遠大，明滅林外；深巷泉大，噴聲如豹」那幾句詩的散文，深夜火車開動的聲音，入川以來，竟成了「磨陵散」，然而奇怪，當我風宵獨立石壩時，却往往聽到從遠處吹來的一陣陣絕似火車夜行的聲響，我是在清醒着，我不是夢遊患者，這絕似火車開動的聲響，的確是存在的。然而附近幾百里內，遠鐵路也沒有，從那裏來的火車聲？這疑問一直過了許多天纔得到解答，原來七八里外的黑石山，有一個小瀑布，夜間風向一順，把那飛瀑向深淵傾瀉的聲音傳來了。——這些都可以成爲人深思的因索：連天的一條長江，竟淪陷了一大半，連吳興烈楚尾通蘇都不可船了。火車的聲音，原來是飛瀑，何年何月能重新聽到真正的火車在深夜開動呢？想到目前橫崩棟折的局面，不消說引鑿出幾番家國恨，數聲長太息。一陣辛酸，只好再轉眼躊躇回寓。燈沒有，電筒也沒有，雖不是「盲人騎瞎馬」，却絕類「夜半臨深池」。石徑寬不過二尺，兩邊的稻田中，常是滿貯着雨水。那暗中摸索的危險，可以說是另一種「蜀道難」吧。這一類的夜色，也不知體驗了多少次。

寓所是和幾位同事合租的一個小小的庭院，半邊住了佃戶，半邊我們住着。記得初搬進去的那天，房主人某翁向我們說：「房子很粗陋，不足容高人下榻。」這自然是某翁的客氣話。房子完全是鄉村式的，是事實。至於說到下榻，縱使高人，原也不妨，更何況非高人者呢。學院房子，住了六家，一家一間。我住的那間。前後兩面都開有窗子，可是光綫却相當的幽暗。因爲前窗開在長方形的庭院的長邊，被前距離不遠的一排房子把光綫擋住了。後窗外是一個土坡

，鄰近窗戶的是數丘荒塚，千竿修竹，屋子幽暗，可憫而知好在白天還有我的正業可做，無須留在寓所。而且就是住不慣的地方，只要日子一久，也就沒有什麼不適了。漸漸的晚間我也可以利用正業以外的一點時間，在這幽齋中，寫一點東西了。夜裏點起燈來，也就忘却白日光輝的陰暗。日光節約的習慣我沒有，常是早晨起得很晚，夜間睡得極遲；常是全院子裏的人都已入睡，自己還在守着一盞孤燈工作。倦了，把身子靠到竹椅上，兩隻交叉起來扶著頭，或晃打一個呵欠，或是嘆一口氣對着那熒熒的燈火出神，任我那思想在宇宙間無羈絆的奔跑一陣，作為休息；然後就寢。就在這樣寂寞的環境中，陰暗的斗室內，我也譯成了幾部小書，完成了一部幾十萬字的稿子。可就這長夜生活的形式來說，也頗有中古修道士之風呢。因這樣靜，人這樣稀，生活這樣單調，那裏還有第二件事可以消磨這悠長的歲月？人間豈有那許多令人憤慨不平，不愉快的事想把它忘却，另外還有更有效的辦法麼？

我們在白沙時，那每天正式工作的地點。回想起來，也還算令人相當的滿意。一座不中不西的樓房，同仁的在裏面工作，還算舒適安靜方便。戰時首都重慶各機關的辦公室，我也曾濶到幾處。屋子大也好，小也好，反正是擁擠的；一張張的桌子排列成行簡直就是學校的教室。如果是在白沙我們那樣的工作環境中住久了，再到「重慶風」的機關中辦公，也許真有坐不下去之感呢。我們的辦公室人都不多。如果工作厭煩了，也可以偷偷的出門到近旁橋林或田野中散散步。竹樹、鳥雀、峯巒、浮雲……儘有可以入目的景色，就是坐在辦公室中，疲倦了時，

也可以看看江中的帆帆，山間的烟嵐。我這模糊的記憶，我所在的那間辦公室，從樓窗向外之眺望，可以看到近處十幾株，如雲的高近十丈的官樹。無論甚朝陽是落照映到那一片濃密的輕輕浮動的綠葉上，都是異常美麗。最使我沈醉的，莫算及初夏時分，工作倦了，有日的暫時忘却一切對着那參天大樹，頌詩讀詩，夏天吟詩，黃鸝的啼聲，都自地方辦公廳，似乎不會有這樣可愛的境界。

白沙的山水，也頗值得懷念。遊山玩水，我們當時最好的消遣。黑石山，盧子溪，老海棠，王家花園都有我們的遊踪，而石珠泉附近，那幾條山道，我們更不知徜徉了幾百次。記得初到白沙時，看到這邊高坡上，有一株古樹蔭蔽着一座古寺，覺得景色很美。看到那邊山坳裏又有幾家人家，門前幾百畝水田，屋後是茂林修竹，覺得那環境更好。日一久了，感覺自然還種了些，可是，日而漫步的次數，却始終不會減少。晚飯後幾個人曳杖在叢山中散步，無間冬夏，已經成了我們的例行公事。放假日子，我們常在午後一遠遊，幾個人選一條不知道到那裏的路，一直的往山中走，直到將吃茶飯時才轉回家。遊歷就是那時，像不自覺，不會留一半照片。

我就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裏，一住便是三年有半。

是去年的秋天，橘柚已綠中透黃，街頭又點綴着應景的橘子、地瓜和花生生了。「搬家啊！」「搬家啊！」呼喊了好久而實現性體成問題的一件事，畢竟真要實現了。記得起程的日期說

定後，接着是天地蒼茫空濛的夢雨來。羣山萬壑之間，宿雨一歇，常有一股股白色的煙霧在飄蕩。也許一會兒又是幾陣秋霖，煙和雨又混合了。就在這景物蕭疏，寒意愈濃的季節，我們又裏重上征途，和白沙告別了。這時當然生一番感慨：對這個住了三年有半的地方，發生了依戀之感，更是不消說的。然而我也勉強的想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

白沙的天地太小。已是跑得太倦了，搬到交通比較方便的北碚，換換環境，也很不錯。李太白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什麼地方還不一樣的都是暫局？在白沙住着，有時也真感覺得寂寞。白沙濱臨長江，重慶的上水船當晚可到。我們常在晚飯後散步時，無意識的留意汽笛的聲音。汽笛一響，知道重慶有船來，知道明天可以看到兩日前的重慶報紙，或者也可以接到朋友們的來信了。黃昏時那一聲響亮的汽笛，從江岸傳到臨江的叢山裏，跟着又——同樣的響亮的回聲，可以分解我們多少寂寞？既是修身養性的工夫還差，做不成真正隱士，那就離開這荒江之濱，不也好麼？

時間之流，不息的奔馳，轉眼間離開白沙又整整的一年了。一年以來，遇到白沙的來客，我不知不覺常要詢問起那裏的情形來。住了那樣久的地方，如何能淡然無所懷念呢？山光水色當然沒有什麼變動人世的事却又有多不同了。白沙的一切，回想起來依稀似夢。然而「別時易見時難」，誰能相信將來還有重歸舊遊之地的機遇呢？

經雲觀勝

初冬，早晨霧氣很濃。天，看去像是陰沉得要落雨。

幾位朋友今天，興味很好，要利用星期日，遊經雲寺。我總覺得天會下雨，他們却都說不會。我們細細的再看天色，知道天空的陰暗，的確只是濃霧，而不是層雲。大抵在四川住了幾年，對於四川天氣的習性，多少也知道了一點。在冬季，如果那一天早晨有濃霧，那日等些時，那陰暗的天宇，便會轉得十分晴朗；晴天就是晴日。今天既有濃霧，便不會落雨的。我們於是決定到北碚南上，買些食物，一齊去攪攪經雲。這時方是早八點。

離了北碚，迎着秀麗澄澈的嘉陵江的左岸向上游走，不一會兒便到了一河渡頭，「北碚」、「溫塘」、「夏溪口」、「登江口」……這一類船夫攪攪客人的喊聲，從停棧渡頭上那排划子上發出來。這地方便是金剛碑。

金剛碑是嘉陵江的一塊，遠遠看去，像是在夾谷中。但這所謂夾谷，仍然是很寬闊的，我們走到這裏，向左轉，順着邊邊路往上去，從這條狹長的金剛碑穿過去，然後再登山。這鐵道不算很小，我巧經過的那條長街，門牌號數便在一百三十以上。登山的路，鋪的都是石板，前幾天趁着落了冬雨，依理說雨水可以把石板沖刷得潔淨，該應該很好走了，不過實情

形，却不是這樣。因為順着這些石板上走，上面有一層煤礦，礦上更有許多馬牛，往下就是許多挑夫，往下挑煤；煤並寬，兩旁都是深淺不一的田，有這許多人在路上來往，雖在南邊之後，無論是人脚獸蹄，都可以把泥土帶到路上。煤礦，年餘又相連，煤面與石，磨得很光滑，有些地方馬牛蹄踏，便有了極深的凹坑。因此走起來非常危險，一不小心，便有滑倒的危險。

川的氣候，旱也濕也。時候雖是冬天了，我們走出金剛碑，放眼那路旁的山牙，却見有些水田，滿貯着雨水；有些地土，種着青青的蔬菜；許多樹木，不懂不會落葉，就是黃或紅的顏色，也不大透出來。田裏的農作物，老的濃綠，新的黃綠，雜亂的生長着。新雨初過，不時可以聽到山間潺潺的水聲。這風光，簡直的像初夏。

我們一直順着山路上走，走了不久，覺得氣喘、汗流，才漸漸的和山頂那一片濃密的樹木接近了。不一會兒，便看到「稽雲林場」的牌子，原來盤繞着半山的一大片樹木，都屬稽雲寺。

走進林場，順着山路往上爬，石徑愈狹愈陡，樹木愈密愈高。將近稽雲寺時，又有一段荒闊的黃土路。路兩旁皆植松、杉，把天空都遮蓋起來了。有兩株高大的古松，對稱的生在路旁，直徑齊淺。寺僧在這雙松中間，橫釘了一塊木板做匾額，把它們連成一個門框。橫額下寫的是一入妙覺地，雙松上懸了一副對聯，是：

青木緣天寺佛閣

雙松夾道經山門

穿過雙松，已到山的高處了。古柏成林，上而俯視，青木緣天寺，雲邊更有散，從路左往右看，只見瀾漫蒼茫正一片灰白色作濃煙，縹緲的浮雲，形成了頗具神韻的景觀。那兒像是一片空曠的山谷，像是無底的深壑。

再向前走，有石座可供寺前遊客休息的涼亭，路旁不時有蔭槐和梨樹，是寺僧開闢的所在，但多倒塌殘毀了。松杉葱蘢，金黃色沙土路上，散落着很多褐色樹松針。披着袈裟的僧影，時有所見。山鳥在高林中長鳴，聲音清脆哀切。再往上走，便有一座石坊，正面刻的一連幾道佛一，背面刻作是一縉雲勝境一。從石坊上面的小亭走去，知洞是建立於明萬曆年間石坊的對面，有一座石照壁，上面刻有麒麟、芭蕉。顏色尚暗，形製古拙，據攷古家說，這是中古時期的石刻。

從縉雲勝境一向上走，一路都是精緻石級，一會便到一縉雲山殿了。一道圍牆，把寺裏的許多房屋圍繞起來。院門口的牆上，刻着一世佛學苑。一尊藏及理院。兩旁讀字。進了院口，有一正佛寺，故寺參議入題名簿。穿過這座佛殿，後面是「大雄寶殿」。門柱上懸着一副對聯，是：

寺前瀾漫蒼茫，三際靈光常照徹

轉彎處，十方 在樓下容

「大雄寶殿」是精舍寺的正殿，越繞越雄偉。殿前的一前，滿裝着玻璃。隔着玻璃向裏望去，看到殿內有一尊神像，能罩住很大的發光光暈中。許多紅綠顏色的佛畫，像流蘇似的，高懸在七殿的半空。我們到了不久，便見太虛法師率領許多僧人，在殿內念經。僧人的袈裟很整潔，每人旁邊有一個厚而圓的機盤盤墊，排得極為整齊。起初僧人們在坐墊旁邊站成行列，後來又都坐在圍墊上，這些宗儀式，我們外行人自然一概不懂。不過看到那麼高大幽靜的佛殿，看到那些整齊嚴肅念經的僧人，聽到發人深醒的晨鐘暮鼓，宗教的情緒就油然而生。

大雄寶殿前面的院子，面積並不大。院中有兩座石碑，幾株錐形的古柏。大殿後面，還有一座房子：正面是很大的一個講堂——開慧堂。裏面的設備，和學校的教室一樣。右廂是廚房處，左廂是事務處。寢室 講堂的旁邊。

大雄寶殿的右旁是「祇園」。那是一座花園。這兒已經顯露出冬天的氣息了。花畦露出許多黃土來，裏面的花草，大概因為枯萎，已被剷除了。不過園中的橘樹、松樹，也還不少，所以並不怎樣荒涼。舉頭向後山看去，很高的巉崖峭壁，生長着濃密蒼鬱的草木，做了一張極大的錦繡屏風，把全寺護衛起來。

大雄寶殿左方為「乾澄堂」，是來賓招待所。四壁懸掛着許多當代名人寫給本寺的墨戲。太虛法師的著作以及縉雲山誌，甜茶，都可以在這兒買得到。

獅子峯是縉雲山的起頂，滿山是繁茂濃密的樹木。順着又滑又濕的石徑向上走，視野所及，只見路左路右的峭壁與樹叢。地上蓋着茅草與蘆葦，濕淋淋的棕櫚的殘葉和松果松針，狼藉滿山。人是被埋沒在深山與叢林中了。

順着石徑上去，轉了幾個彎子，登高履險，穿過一座石門，便到了山之絕頂的獅子峯。峯頂建有「太虛臺」。這臺既名「太虛」，歷史當然很短。臺是用整齊堅固的石頭築成的。約有丈半見方。站在臺上，向四面看去，知道這地方的確很高，近旁那幾個山峯，只有一峯，高度略可與獅子峯相埒。附近的林壑，都不如此峯奇秀，濃霧漸散，從太虛臺向四外眺望，浩渺迂迴的嘉陵江，在無數叢山間奔流，依稀可見。江對岸的遠山，都沉沒在蒼白色的雲海中。高的山僅露着山尖，低的山便完全消失了。近處的許多山，都伏於獅子峯下，真使人有一覽衆山小之感。附近那些山，也都有樹木，但都不及獅子峯的長得濃密茂盛。雖是初冬，那些樹木却並不沒有離落，只不過樹木有的在綠色中透出一些暗影來。有的綠色淡化，變成黃綠而已。萬綠叢中，也有紅樹，但並不多。獅子峯被樹木遮蓋得很嚴，連小片的黃土地也看不見。就是那些嵯峨峻嶒的山岩，也都因為經過了若干年風雨的剝蝕，塗滿了蒼黑青綠的斑斕，不復能見其真面目。霧更散了，再向遠方看去。在萬丈深淵之旁，又見到了許多小平原——這自然是親覺的錯覺，所見的平原，實在仍然是起伏的岡壟——這些小平原上，也還塗抹着稀疏的淡綠。蓄積着雨水的稻田，曲曲折折像萬條龍蛇似的，在亂山之底盤踞着。江上依然寒雲籠罩，

淡綠空濛，亂鴨成羣飛鳴深谷中，一霎俯首低視，才可以見得到。這裏或是清幽空靈，了了的伐木聲，掠空而過的松濤聲，聽得異常清楚。山風寒峭，使人很真切的意識到已全脫離人海與塵凡了。

時間已過正午，我們跑了這樣遠遠的路，有點兒飢餓了，於是在太虛臺上拂石而坐，拿出從北山帶來的牛肉和大餅來吃。「飢者易為食」，大家吃得特別香。橘柑、廣柑，也發生了很大的效果。野餐既罷，濃霧漸盡，太陽露出來了。我們又盤桓了一會兒，便下山順着大路往北溫泉去洗澡。天越來越晴，高空那黃金的陽光，灑遍了羣山，塗滿了宇宙。那濃霧初散後的過午的太陽，竟明亮得像是初出地平綫的旭日。天既不像上午那樣陰晦，我們又走着下坡路，自然格外感覺得愉快輕鬆。

北泉幽賞

重慶附近到處起伏蒼翠突兀的山巒，沿灕江繞子嘉陵兩條大江，像怒龍似的在雲山萬壑中曲曲折折的爬行着，經過的區域，山水交輝，不消說可以構成無數足以賞心悅目的林泉邱壑。只是我們終日置身於山光水色間，日子一久，司空見慣，誰還會再意識着那當前的美景？因此住在陪都附近的樂山愛水好遊林澤的人們，如要攬勝搜奇，也還須另尋新天地。而南溫泉與北溫泉，便是適當其選的勝景。

烽火戰氛瀰漫了全中國，彌漫了全世界。避地以來，我因為工作的機會，還能夠在北溫泉此有避之生，自然是異常幸運的。嘉陵山水可以隨時酣賞，北溫泉也成了休沐日徵友命朋恣意遨遊的所在。我常常想：將來神州光復，避難到巴蜀的人們，大家「放歌縱酒」，「結伴還鄉」之後，凡是到這南北兩溫泉的，應該永遠不會忘却它們那清晰的輪廓。這兩個秀麗的風景區，一定會成爲大家敘說「天寶遺事」，稱述蜀中景物時的談助呢。

北溫泉離北碚不很遠，如果在黝黑的夜色中，你立在北碚的嘉陵碼頭，向嘉陵江上游的溫塘峽看去，見到在那江之左岸陡壁矗立的山半腰，有數微弱的燈火，那就是北溫泉的所在了。寒冬時分，嘉陵江水枯得變成了碧綠澄澈可辨鱗甲的小河，江底露出一大片寬平乾淨的黃沙

灘，這時候，北邊與北泉的路程最遠，一易走。從老橋下，嘉陵江頭，只沙灘而上，順着江堤前進，一直走得路盡沙窮，看江水流東於雄險，兩山一大山——湖峽——中，那時候，順着面前的一個築有石磴的山坡級而上，然後順山麓，循着公路沿江往東走，一會兒便可走到溫泉公園，全部的路程，也不過三華里。但是如果在夏天，江水漲潮，把涼亭的奔流衝流，不但河身的沙底看不見，而且那種漚的積流，還淹沒了岸上的天線。那時北邊溫泉的交通，却不如如此方便了；乘船，因為灘少水急，極不安全，順公路走，要繞一大圈，一個灣子；水路公路之間，雖說還有一條小路，但都在叢山中，曲曲折折，既不順脚，並且也危險多。

溫泉峽的兩岸，都是很高很陡青葱蒼老的山壁。嘉陵江流到這裏，被山勢束縛縛起來了。兩岸那千仞巖嶂的山麓，有一長條低平的坡地，小巧玲瓏的溫泉公園，便低臥在這條坡地上。站在公園的高處，往峽外看去，無窮上游或下游，比較都還開闊，越近的山鎮村莊，山上零星的茅屋瓦舍，以及遠遠的樹木、天邊的雲霞，那一切齊奔赴眼底。俯瞰嘉陵，則江水迂迴，氣勢雄偉；風帆沙，一一可數。這些景物愈將這小天地映襯得格外的清幽。

你只要走到溫泉公園或其附近，便不時的可以聽到山泉的清響，平到激的細流與池水。這些水都是從溫泉中流出來的。愈是涼冽的寒冬，水面愈會冒出輕煙，是白氣。但水的溫度卻不甚高。

溫泉游泳和沐浴的地方，是圍着一個院子裏。在入門處的牆上，高高地懸着「將這一兩

字。如果是人多的時候，遠遠便可聽到人聲和水聲雜亂交響，不難想像到水池的熱鬧。沐浴共分三處：一處是院中的露天游泳池，院牆是用磚砌的帶空的花牆，所以從牆外面就可以看得見。池爲扇面形，面積還不小，約深六尺，可以游泳。例假的日子，天氣如果再溫暖晴朗，池裏的人往往多到一百以上。滿地碧綠澄澈的溫水，永遠在動蕩着。川東畢竟溫暖，便是深秋乃至冬季，露天游泳池中，往往也還有寥落的人影。另一處是室內游泳池。水池爲三角形，深約四尺，面積略當露天游泳池的四分之一。空氣的溫度，較室外爲高，風也不致於直接吹到身上；冬天在這裏游泳，最爲相宜。再一處是兩排單人洗澡的房間，房間數目年來頗有增加，現在一共將近二十個了。這三處地方，票價各不相同；露天游泳池最便宜，房間最貴，介乎二者之間的便是室內游泳池。夏天溫泉的生意最好，游客特別多，票房門口，常是熙熙攘攘的。

游廳前面有一條石板路，路兩旁種着行列整齊的梧桐。一到秋天，那稀疏萎黃的大葉子，無精打彩的懸在高空，最能夠顯出蕭疎的秋意。松柏橋槐，榕樹楊柳，以及不知名的草木，羅生在路旁的也不少。順着這條路一直向前走，愈走路而愈低，漸漸左旁形成了高牆似的峭壁。榕樹根像是若干條巨蛇似的，交錯着盤結在峭壁上。最有意思的是一古老的榕樹根，結成了寬約尺餘，長達數丈的一條薄片——棕色的榕樹根上，間雜着蒼蘚一類植物形成的綠斑——院中的泉水，順着這薄片一直從高空飛降，形成了一個小瀑布；如果山洪暴發，水量激增，當然更有意思。再向前走，有一條由許多怒筍似的石峯形成的狹窄曲折的夾道。這些石峯終年常是潮

濕，陰寒，碧綠。長夏時節，輕易也透不透陽光來。夾道中放著石桌石橙，消暑的人，常來此對棋。順着夾道再往前走，不過幾十步的光景，便是乳花洞。這洞有幾個洞口，因此走進去並不很黑，洞附近石灰巖很多，洞壁洞頂都是石鐘乳。洞頂很低，走進去時，有時把身子彎下來才可以過得去。洞裏面也有比較寬闊的地方。洞壁白得像大理石，只是沒有光澤。石鐘乳圓的凸起來，的確像乳，有的地方還輕輕的滴着水，正在繼續製造石鐘乳。這洞相當深，如無蠟燭，又無電筒，便只能在有微弱的光線的地方走，不能窮其究竟。有人說順着洞穴一直向裏走，可通壁山，那却未必可信。

出洞之後，向左上方走，便可到公園的心臟。那裏有四層佛殿，是下面的一層爲觀聖殿，北泉特產的峽硯掛繩等物，這裏都可以買得到。再進天王殿，此殿已改爲北泉小學，一尊高約三丈的佛像，被紙壁遮蔽起來，只露着頭面。再進一層便是大殿，正中爲觀音座像，兩旁是十八羅漢。許多座石碑，雜亂的立場在羅漢面前。這些碑，大概是寺廟改建公園時，爲保存古跡，把它們從院中遷移進來的。最後一層殿，現在改成了北泉圖書館，綠瓦覆宇，朱門綺疏，最爲弘麗。殿前的院落中，丹桂紫荊，被庭垂陰，芳芷幽蘭，布設階墀。一年四季常有流香吐蕊的花卉。殿內除圖書外，還陳列着古銅器、指環、奏摺、刀劍一類的東西。其中最寶貴的是一面漢洗。漢洗是純銅製成的洗臉盆，盆底滿刻水浪花紋，浪中刻有雙魚，洗中放水上水，用手輕不平勻的磨擦洗之兩耳，水便漸漸的向上噴濺，高度可至二三尺；如果是在太陽底下，噴出

來的水被陽光一照，現出虹彩，更爲奇麗。據說從前還有一個特製的架子，把水澆放在那架子上，然後摩擦，水噴得更高，達七八尺。這個澆洗的構造異常奇巧，雖然現在有人會用科學原理加以說明，但却無人能仿製。殿中有一尊觀音立像，潔白圓潤，有極濃的西洋觀像的作風。

公園布置得很好，花畦、樹行、道路，都極整齊。園中有幾條石渠，一部分泉水便順着這曲折的石渠向外流，路旁種着松柏，上部尖細，下部粗圓，形成了許多綠色的圓錐體。紅梅、綠梅、紫荊、紫薇、木芙蓉一類的花木，頗爲不少，春夏秋冬，園中總有開放着的花，不致令人感覺得寂寞。尤其是春天，江雨岸古，百千柳梢頭，更添新綠。夾在城中的公園，還是勃勃的長起許多花木來，每至良辰美景，微風扇扇，花樹如錦，最是使人信情悅意了。你想，有了這樣的環境，再加上重重北門外許多摩達住宅，在草坪中石徑上來往的跳躍歌唱，池清雅的公園，又遍塗了紅牆，難道想得到這是一潭寂寞瀟灑的世界？

公園裏面，除去花草樹木，還有小涼檯，聽泉亭，養亭，夕照亭，唱晚亭，飛雲閣，古香園等景物，而園中較大的裝飾，要算是魚戲池與愛蓮池了。

魚戲池在溫泉寺第三層殿的背後。池爲長方形，中間橫架着一座小石橋，四面圍繞着石欄干。從這些東西來看，此池已有相當的年代了。池中有溶樹珍珠，峭拔而出。枝條橫生，柯葉旁布，蔭蓋着池面的一部。池的面積不大，水是從溫泉裏流出來的，保持着低度的溫薄。冬天

濕，陰寒，碧綠。長夏時候，輕易也透不進陽光來。夾道中放着石桌石橙，消夏的人，常來此對棋。順着夾道再往前走，不過幾十步的光景，便是乳花洞。這洞有幾個洞口，因此走進去並不很黑，洞附近石灰巖很多，洞壁洞頂都是石鐘乳。洞頂很低，走進去時，有時把身子彎下來才可以過得去。洞裏面也有比較寬闊的地方。洞壁白得像大理石，只是沒有光澤。石鐘乳圍成的凸起來，的確像乳，有的地方還輕輕的滴着水，正在繼續製造石鐘乳。這洞相當深，如蠟燭，又無電筒，便只能在有微弱的光線的地方走，不能窮其究竟。有人說順着洞穴一直向裏走，可通壁山，那却未必可信。

出洞之後，向左上方走，便可到公園的心臟。那裏有四層佛殿，是下面的一層爲觀音殿，北泉特產的峽硯掛繩等物，這裏都可以買得到。再進天王殿，此殿已改爲北泉小學，一尊高約三丈的佛像，被紙壁遮蔽起來，只露着頭面。再進一層便是大殿，正中爲觀音座像，兩旁是十八羅漢。許多座石碑，雜亂的立場在羅漢面前。這些碑，大概是寺廟改建公園時，爲保存古跡，把它們從院中遷移進來的。最後一層殿，現在改成了北泉圖書館，綠瓦覆宇，朱門綺疏，最爲弘麗。殿前的院落中，丹桂紫荊，被庭垂陰，芳芷幽蘭，布設階墀。一年四季常有流香吐露的花卉。殿內除圖書外，還陳列着古銅器、指環、奏摺、刀劍一類的東西。其中最寶貴的是一個漢洗。這洗是純銅製成的洗臉盆，盆底滿刻水浪花紋，浪中刻有雙魚，洗中放水上，用手輕輕的平勻的磨擦洗之兩耳，水便漸漸的向上噴濺，高度可至二三尺；如果是在太陽底下，噴出

來的水被陽光一照，現出虹彩，更爲奪目。據說從前還有一個特製的架子，把水噴放在那架子上，然後擦，水噴得更高，達七八尺。這個噴洗的構造異常奇巧，雖然現在有人會用科學原理加以說明，但却無人能仿製。殿中有一尊觀音立像，潔白圓潤，有極濃的西澤翠綠的作風。

公園布置得很好，花畦、樹行、道路，都極整齊。園中有幾條石渠，一部分泉水便順着這曲折的石渠向外流，路旁雜植檉柏，上部尖細，下部粗圓，形成了許多綠色的圓錐體。紅梅、綠梅、紫荊、薔薇、木芙蓉一類的花木，頗爲不少，愈覺愈多，園中總有開放着花，不致令人感覺得寂寞。尤其是春天，江雨霏古，萬千初晴曉，遍趁新綠。夾在城中的公園，蓬蓬勃勃的長起許多花木來，每至良辰美日，假風屬焉，花樹如錦，最足以使人留情記住了。你想，有了這樣的環境，再加上從重慶或北碚來的許多摩登仕女，在草坪中石徑上來往的跳躍歌唱，把清雅的公園，又遍塗了紅塵，誰還想得到這是一塊寂寞瀟灑的世界？

公園裏面，除去花草樹木，還有小涼亭，聽泉亭，菱亭，夕照亭，唱晚亭，飛來閣，古香園等景物，而園中較大的歸藏，要算是魚戲池與愛蓮池了。

魚戲池在溫泉寺第三層殿的背後。池爲長方形，中間橫架着一座小石橋，四圍圍繞着石欄干。從這些東西來看，此池已有相當的年代了。池中有榕樹數株，峭拔而出。枝條橫生，柯葉旁布，蔭蓋着池面的一部。池的面積不大，水是從溫泉裏流出來的，保持着低度的溫澤。冬天

，水面還可以冒出灰白色的熱氣。池中有魚，大者長達尺餘。它們常常藏在水中的落檣墩下，不一會隨時能弄得到。

愛蓮池略成正方形，面積較大。池中有一塊曲曲折折可名為半島的陸地，上面栽着許多桃桃楊柳。夏天，朱荷出池，青萍覆水；秋天，菡萏枯萎，楊柳蕭疎；都是足以人留戀的好景。冬天，如果你在寒夜殘留的冷氣還不曾盡散的清晨，來到這愛蓮池旁，那麼你一定可以弄得到池面上飄渺浮動的熱氣，不住的瀾漫到空中，漸漸的上騰消散，化為烏有。池水也是從溫泉匯流而來的，秋冬時分，水尤澄清；敗葉殘莖以及潛藏的魚蝦，都可以看得見。半島上有石桌石凳，散置在扶疏的楊柳樹下；遊人可以安座在這裏飽覽四圍的景色。

公園的面積相當大，餐廳、旅社、旅館、住宅，處處疏朗的散布着。最偉麗的是堆居在南面山半腰峭拔的雜樹磊砢的山中的一座建築很新而綠色的危樓；那樓居高臨下，可以俯覽全園。樓頂上常有一面青天白日旗招展着，據說那是公園事務所。

戰爭創造了一個近代風的小都市北碚，溫泉公園也因戰爭的關係日漸繁榮。重慶北碚來此遊玩的人，也日在增加。浴室房間數目的增添，只有兩倍；數帆樓、柏林、農莊等旅館中的旅客，數目也比往年為多。現在每週週末常有盟軍來此休息，尤其是夏天消夏的外國人更多；找吧，公園的石徑上，草坪上，附近的山亭，嘉陵江的小木船上，常常可以找得到這些遊遊的盟友。

溫泉寺創建於何時，我還不曾查過。公園附近山叢中，有幾尊羅石，有說聖六朝遺物，也不知是否可信。但至晚至趙宋已有此寺，當時賜額崇聖禪院，這是確知的事實。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宋元以來的溫泉寺，總不會比現在的溫泉公園更華麗。殿宇也許不如現在這樣的好宏敞，坐落也許不如花好樓好帆樓這樣的好；古字的周圍，大概仍是高低不平榛莽叢生的山巒，殿庭之中，當然不會有現在這樣筆直的水泥甬路，路中也不會有用碎瓷片砌成的花邊。寺內的圖案與花鳥，寺外更決不會有有關的公路，但嘉陵江兩岸雖然矗立着峯巒，山巒中不會有大壩動；桃李夏綠，竹柏冬青，也不會有什麼兩樣。那就在這峯巒之間布滿了荒草雜樹的小平野中，建築着幾座寺宇，四圍完全任其自然，不也更為美好麼？如果一個斜風細雨的日子，你在那裏聽着空山中的天然風韻，看着煙雨迴瀉荒涼草中的古寺，那景色是不是現在的更美？如果是一個晴朗的天氣，太陽光照着滿山的芳草雜樹，照着古殿的紅牆飛簷，煥赫的光輝，一直要把你那視線完全吸引過去，那景色是不是比現在的更美？尤其是高風永夜，你如果獨宿在虛靜的禪室，聽着殿角上的寶鐸，叮噠作響，聲飛天外，也許會感覺到比睡在現在的歇帆樓，聽附近工場的汽笛聲更有詩意吧？是的，能引起人們得春之思的，還是那樣的境界！那麼，溫泉的遊客中，也難怪有人要「發思古之幽情」了。

北碚之冬

北碚自從抗戰以來，已經染上很濃厚的中國現代都市的風味了。地方雖然很小，街道也只有幾條，但是如果你在街頭上看看兩旁店舖的風光，無論是從建築、裝飾、以及貨物的布置上，都可以使你覺得已經是置身在大都市了。構成北碚心臟區的那幾條街，幾乎都是商店，沒有什麼住宅。所以北碚彷彿是一個大都市的一小部分。它是具體而微的都市，它是都市的雛型。因此，在生活方面，可以說相當的方便。雖是這樣，不過北碚地方既不大，當然同時也就具有許多鄉村的優點。它有些條件，能夠吸引著人們往這裏集中。

在川東，一年裏面，晴朗的日子，要算夏天最多了。夏天，川東的天氣，常常是晴得最徹底。不過這時候，也往往熱得使你難以忍受。重慶尤其厲害。北碚既是山川秀美的一個小小的都市，人不像重慶那麼多；塵土也不像重慶那麼飛揚；所以一到夏天，便有許多人到這裏來避暑。是的，北碚的確是一個消暑的好地方，等到霧季到了，那些喜歡過都市生活的人們，却又悄然離去，這兒似乎不值得他們再留戀了。其實，冬天的北碚還不是一樣的具有許多值得體味與享受的景物？

在北方，一到秋天，都市的街頭，幾乎隨處可以見到落花生、白薯、柿子、蘿蔔。這秋街

的顏色，一向的可以延長到深冬，無大改變。川京的城鎮，如莫莫在出秋天街頭的將微來，大概可以到推銷的那些橘柑、廣柑、柚子、甘蔗、甜落花生吧。這農村東西，也從暮秋到殘冬，一季的估檢着街頭許多地方。尤其是橘柑的勢力更大。北碚短短的幾條街，一到冬天，路旁的擔子上或担上，便有不少鮮紅色的橘和深黃色的柑。如果走到江邊去，還時常可以看得滿船載着紅黃的橘柑，順着碧綠的嘉陵江流下來。有的還一匹的往下流，有的就停在江邊發售。江水深綠，沙灘淺黃，對比之下，橘柑的顏色，也就格外紅得鮮豔了。這橘柑裝滿了北碚冬天的街頭和河壩。一船一船的，一挑一挑的橘柑，都被這小鎮市吞蝕下去。看吧，無論大鎮小巷，隨處總有橘柑的殘骸。此外廣柑、甘蔗、落花生，他們也給那冬天的北碚增加了小小一點點綴。

在都市裏客居。冬天的夜宵，最爲有味。這一點，住在北碚也可以享受得到。北碚的街燈並不多，夜關八九點鐘以後，街上便已殘燈明滅，慘清寂靜，有如深宵了。路旁那幾家小食店，這時店裏的燈燈，却特別明亮起來。酒筵已散，照得四壁冷蒼。一個流亡到此的「下江人」，在這殘暮天寒，人影寂寥的夜裏，獨自找到一個小食店，無論是吃一碗湯麵或一碗大麵，常常會引他一邊串的聯想到許許多多的後期往事。並且所想到的那千頭萬緒的事，大半是歡娛少，而酸辛多。是的，曠客冬天的夜宵，那味兒多少總帶着薄薄的哀愁。然而在寂寞的生涯中，任自己的思潮在哀愁中蕩漾，忘却了置身何處！縱使是短短的一刻，也一樣能使人

沉醉。如果你喜歡飲酒，那也儘有可以任情買醉的酒家。東西吃好了，酒喝得半醉了，也許還不想回寓就寢；那麼毗連市區的那個寬大平坦的操場，雖是在黑暗中，你也一樣的可以很坦然的去散步。這時即使飄着一點兒細細的風，或者竟至落紛紛的雨，那也無妨；因為這也不過有如料峭春寒而已。

冬天，如果到北碚山頂上的公園去，這裏也頗有值得人們觀賞的景色。順着山頂上那幾條崎嶇的長路走去，你可以看到向外遠近的山，仍然塗着疏密濃深的綠色。嘉陵江的水，一到冬天，格外顯得澄澈。水結了，兩岸露出來那淺黃色的沙灘，又寬闊，又乾淨。縹碧的江水，爬行在淺黃色的沙灘上，遠遠的看去，那顏色特別分明，公園裏面的草木，還不會彫落淨盡。在北方，到了冬天，山陵和平原，有的禿得發光，有的僅殘留着一些乾草枯木。綠色的葉子雖說也有，但不是把葉肉凍得發硬，便是全綠也，增添了濃厚的黯黑，總之，那些情景，都會使你感到寂寞蕭索；和川東百天的樹木這般蒼翠無限生機的姿態，決不一樣。公園裏面的遊客，冬天當無稀少了，這却更可以容你悠閒的在路上散步。無論是看看那些被關閉起來的虎豹熊狐，體味滋味他們那寂寞與焦灼，或是獨立巖巖，眺望嘉陵江上的溟濛秋水，遍塔談的高懸千崖，或是竹塹市中的房舍街道，聽聽浮沉在空中的市聲；都可以使你心靈發生許多波瀾。還有，山川滿目溟濛衣，「這六好的山河，也許會引你「發思古之幽情，」引你會感時傷事，以於嗚呼落淚。

如果覺得還是投身到真正的大自然裏面好，那北碚的野外，在冬天也並不寂寞。順着一條長路直直的走去，你可以得到許多綠青與剝綠。有各種物的葉子，雖然已經長到了生機，却照舊的附枝幹上，只是顏色有點不同，並不膨脹。小麥、胡豆這時都生機勃勃，胡豆正開着菱形的小紫花。有時到左一個斜坡相當大的斜坡上，那還發着嫩行的生長着，像並非成了許多行列，在那個山坡上往上開步走，要一直的爬上山坡去；這地生長在平原中更爲有時也不定。野外什麼地方，你可以發現幾棵紫紅的山茶，或是深黃的臘梅；粉紅的紅梅。那美麗的颜色，濃郁的香味，由質樸的山野飄托出來，越發誘惑人的視覺和嗅覺。這些野生的花卉，以及其他不知名的芳草，你可以隨意採折。更不必消遣任何時間了。

北碚的名勝，最好的地方，還是北溫泉了。一到冬天，那裏別有一番風味。在春秋二個季節從溫泉流出來的水，只用眼睛去看，看不出它比溫暖的。冬天却不熱了，溫泉公園外面的一個離泉較遠的水池子，已經就冒着白色的熱氣，那水出了水池，順着山坡從嘉陵江傾瀉時，在山上也冒着熱氣。公園裏面的「游泳池」；夏天游泳池的水面上，一縷縷一圈圈的白氣，不住的在碧綠的水面上飄蕩，漸漸的升空消散。室內的游泳池，水蒸氣瀰漫着，和洗澡時的空氣沒有什麼區別。至於浴室呢，冬天在那裏面洗澡，似乎比秋天更好，因為這時屋裏添了火盆，水的溫度也就比秋天高些，洗起來很舒服。深秋在溫泉洗澡，反倒覺得有點冷。洗完了澡，到溫泉公園跑跑，摘幾荷枯，固然不是觸目驚心，但有幾處點點着臘梅和紅梅，也還

不算十分寂寞。魚戲池和路旁小水溝裏的，在寬闊的院子裏，輕輕的着絲絲的熱氣，也別有一番境界。

北國的冬天，最能使人沈醉的，我覺得應該算是嘉陵江了。這條江在夏天和秋天，總是挾着泥沙，在叢山中滾滾奔流。那一江泥水，和黃河的顏色，實在沒有什麼兩樣。但是一到冬天，因為雨量減少了，沒有那麼多的山水往江中匯注。江水就澄清起來。如果你到北溫泉去，沿着嘉陵江岸步行，一定可以領到嘉陵江的美。水位這時已到最低點，比夏天和秋天淺了若干寸。那浩浩蕩蕩的一條很寬的大江，這時變成一條狹窄的清溪了。江底露得很寬闊，有些地方是十畝平沙，有些地方是一片石子。無論是沙是石，都很乾淨。江水已經清到極點，變成了淺綠色。一陣微風吹過去，你可以看到那綠波上激起雪白的浪花來，你可以看到拍岸的微波。那樣清，只要不是很深的地方，你便可以從水面透視到江底。江裏上下的木船很多，款乃的搖櫓聲，翻翻的帆影，不時奔趕到人們的耳中和眼底，使你應接不暇。如果有三兩個知心的好友，或是一對燕婉情侶，忙裏偷閒，挑選一個在四川冬天很難得的晴朗的日子，置身於這一片空靈的境界中，從容不迫的踏着河邊的細沙和石子，一邊談話，一邊賞玩嘉陵江的景緻，大概也可以忘却塵世。江中有許多灘，上水船經過險灘，一定要請樺夫拉。那些樺夫用盡了他們所力量，拉着往上走，有時候一兩分鐘只能挪動三兩步；有時候要把全身放倒，在岸土向前爬行，這樣和江水搏鬥，才可以獲勝。在這秀美的山光水色間，却又可以使我們看到些生之艱辛。

北碚的冬天，有好多地方，值得我們深進去領略。雖是寒冬，這裏的景物，卻是秀麗，清淡，溫柔。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冷得萬分徹底。竟絕地人們凍得不敢出門，賞雪，溜冰，固然也是一樂，但時時刻刻却要提防那碎冰，白雪，和泛起的朔風。一不小心，它們就翼來侵犯你。在這裏，冬天如果見到了碎冰和雪花，一定可以談得無窮的事。那些這裏的冬天，和北方的深冰差不多麼？也不是的，充溢它們的蕭殺之氣，這裏見不到；秋意固然有，却更添着許多春的消息。

懷念北平

凡是在北平住過一兩相子的時間，而又離開了她的人，誰不懷念她呢？

是的，北平太值得人們留念了。從元代建都，到民國十七年遷都，這六百年間，她鎮日在發育滋長着；雖然中間也經了幾次浩劫，但是她畢竟是太偉大，太富麗！浩劫一過，立復舊觀，永遠不會殘破荒涼到只可供文人墨客作懷古傷時的詞章的對象。她畢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自從北伐完成以來，雖然已成了所謂「舊京」「故都」，然而有許多人，還都願意留在她那兒。他們有時寧可拿較低報酬，也要在北平作事。至於真正想過舒適生活的人，不肯離開北平，更是不在少數。

在北平住家，可以說最方便最便宜了。你有三大枚（不到二分錢），就可以坐一段淨車；你有五枚，就可以買豬肉或羊肉；拿着一大枚，到「油鹽店」去買兩三樣東西，那一點兒也不嫌罕。黃瓜茄子的季節，花兩六枚可以買一大堆，無論什麼青菜，只要是北平出產，都有狂賤的時候，讓市民們享用。冬天冷了，五六枚的煤球兒，足可燒一天，夏天熱了，一大枚就可以買一碗清暑的冰孩兒。四季的鮮菜，應時的果品，便是一般地道的平民，也都有機會享受。至於「尊嚴」，有閒階級，他們更可以享那裏大享其福。有許多家庭，一搬到北平，便不

想離開，我認得這是吸引他們的力量之一。

北平的生活，不但方便便宜，並且因為幾百年來都是皇都所在，一般過慣了優裕的生活，對於生活的藝術，也有極深的修養：院院居室的設計，衣服材料的選擇與剪裁，親友見面時的寒暄對語，都不是外鄉人所能比。就拿吃來說罷，也有很多的講究：吃白肉要切沙鍋居，據說他們那一鍋肉湯，從明代以來便不曾清過底；吃烤牛肉要「×××」（字號我忘記了，在宣武門內路東），因為那張烤肉的籠子，具有悠長的歷史，喝酸梅湯要到信遠齋；吃醬肉要照顧天福號；這些飲食經就是「新北平」差不多也知道，又如營菜茶葉誰家的好；冰糖葫蘆誰家的得味，真正有閒階級的「新北平」，也都聽說出一個譜兒來。此外精緻的小吃，朔方的特產，想來種類決不會少，不過像我這外鄉人，却不敢下筆敘述了。

住在北平是頂方便的：大院子中有每月幾角錢一間的房子，那雖然太不講究，但對於沒有錢的勞苦大眾，是多麼便利！中等人家，如果買不起大宅子，那麼找一條僻靜的小胡同，每月花五塊錢，便可以租到一所有三四間房子的「獨門獨院」，一個小家庭也儘夠住了。如果更喜歡靜，還可以到城牆根租更便宜的房子住。如果你有錢也不愁找不到富麗的邸宅：前代的宗室遺老，往日的達官貴人，他們在「式微」之後，便要將他們的「府」出讓。這些府，找不到水泥鋼骨；而大半是用水磨磚建築的。廣廈闊庭。過闥通房，決非一眼可盡的洋樓所能比；院落寬敞，點綴典雅，決非坐井觀天的天井所能比；莊嚴、深邃、精緻、豪華，到處都有它的

特色：裏裏外外的布置，到處都是古色古香。讀者們大概看過紅樓夢吧？故都王侯的邸宅，從那邸宅中，可以領略到一大部分。樓房——無論是洋樓中樓，在北平都不很多。北平的面積大，住宅區足夠用，還不必在人頭頂上站人，把人們一層層的擠在一塊兒。我們不必「懸榻百尺」，而老是站在大地之上，那長多麼自由舒暢呀！

說到遊玩，更沒有地方能和北平相比了。北平的名勝古蹟，真多得可以，並且也都真夠味兒！像武昌的黃鶴樓，一座洋式的樓房，外面掛上「山水名茶」「京燕大菜」的招牌，那能算是古蹟麼？漢口有幾處地方，在尋常的巷子裏，掛着一塊寫着「古蹟××」的橫匾，還要讓遊客觀賞之後，發一點「思古之幽情」，但遊客却怎樣也找不到那「蹟」之所在，這能算是古蹟麼？如果這種無頭可尋的古蹟，可以嚇一個牌子表示，那麼北平的古蹟，更要多得指不勝屈了！到別的都會，少則一兩天，多則三四日，總可以把古蹟名勝看個大概，但在北平決不行。世界同名的故宮，連起來還分東、中、西三路。這三條長途數里的路，兩旁都是前後相連的莊嚴偉麗的宮殿，宮殿後面又都陳列着無價的國寶，你一天即使走得過來，但你能看幾麼？三季公園說吧，中山公園、太廟、中南海、北海、先農壇、景山，這六處都仔細的從容的看過，至少也耽擱三天。孔廟、雍和宮、天壇、這三處名勝，也不是一兩天能夠遊完的這些地方，都是太平盛世，用皇家的力量修成的，機台殿閣的工程的偉大，都不用說了，就是一條鐵路，一道長廊，也決沒有潦草修造的。固然亭、水榭、什刹海，如果放在別的都會，一定是稱得的風

景區，但在北平却不過是街梁以外的野味，算不了什麼。不用說這些有名勝的地方，就是天安門外的那一塊空地，那一片歪樹，那一座大理石鈎御河橋，那兩根盤龍的華表，放在別處，還不是了不起麼？如果真喜歡玩，近郊還有許多好景緻：西直門、西天竺博物院，它不僅給研究生功學的人許多方便而且還有亭榭池沼，供我們觀賞。再往西去，富麗的頤和園，機密的玉泉山，清秀的八大處，無媚的靜宜園，那一處都不會使人失望。如果想把遊蹤再放得遠一點，那麼十三陵，八達嶺，也都值得去，容易去。近郊還有些廟宇：黃寺、黑寺、白雲觀、大鐘寺，還有那爛泥邊的大雄築；尤其到舊曆正月，它們各有熱鬧的好日子。——西洋人到我們「上廟」觀光，只有先們冷留下來的這些北平勝蹟，還以為他別成樣。別的地方，實在有點兒寒酸！

讀書，北平更是方便了。無論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相當的數量和質量。國都雖然南遷了十年，但是儘有許多過慣了北平生活的第一流教授和學者，依然留在那兒。你無論有什麼專門的問題，總有可以請教的人。至於書，自然是專題研究少不得的，而北平又可以說是「書城」。公私收藏之富，書店之多，是任何都市比不了的。北海西南角上的那一座綠琉璃瓦建築的詩林雜誌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在北平的學人，誰不知道它的方便？它那藏書之富，正可以和它那外表美麗，環繞之美相稱。善本書室裏面藏的那部四庫全書，已然是我們的國寶，而此外的宋刊，元槧，敦煌遺簡，故宮舊度，精刻的戲曲小說，名人詩稿本手批，它們的價值，還在四庫

全書之上！就是普通閱覽室中的書，數量之多，也是全國絕無僅有的。放中外書各卡片的小抽屜，足有七八百個。我們只讀一遍卡片，怕也要三四個月呢。此外清華、北大、師大、燕大等校，也都有設備完善的圖書館；我們所需要的書，如果北平圖書館沒有，還可以託朋友向那幾個學府去借。至於私人的收藏，那也是了不起的；有的特別搜集清代的文集；有的專門購買宋元明清的小說；有人以收藏文字學的書籍見稱；有人以擁有宗教史的資料出名；……這些學者的枕中鴻寶，一般人雖然無緣去看，但也既有價值，為學之士總可以一其沽句，得到許多好處！如果，自己買書，那只有買新書的琉璃廠和東安市場。有賣西文書的北京飯店，有賣東文書的東亞公司，都很方便。書籍以外，又有北平研究院故宮博物院生物調查所……也都可供給我們研究的材料。一個在北平住過的學人，如果他沒有力量出國，而又不能不離開北平服務，那麼他總想每過二三年回北平一趟。重新眺望那學術的園中，再去作一度的空實工作。是的，北平真是一座「文化城」它的確配有這樣的稱號！

北平太偉大！記北平的風物，談北平的名勝，寫一部北平指南決不愁沒有材料。記明清以來名人在北平的住宅的所在和沿革，記北平的廟會，記北平的飲食，都可以做成極有趣味的長篇文字，甚至於一部書！北伐完成，兩湖南遷的那年，北平各報副刊，都爭着登載故鄉的掌故，追敘往昔的繁華，那一次便用去很多的筆墨。是的，北平真是包羅萬有，偉大而深廣！

然而，這樣一座歷史上的名都，現在竟被敵人槍劫去了！連古老的城垣上的青磚，故宮的

黃琉璃瓦，公城的一草一木。那紋絲兒也沒有損壞，被他們搶劫去了！易朝換代，一般。還免有許多成說，何況我們這錦繡山河，治於民族呢！

現在故鄉都被敵人糟蹋到什麼樣子，亡國的人，雖然無法詳細知道，不過朋友們寄來的信也透露了些足使我們太息流涕的事。據說北平的路，不像往日那樣平靜，那樣的悠閒了。人擠人，太陽旗的汽車，整天的橫衝直撞的奔馳！往日的王侯門宅，大半都易了新主。住上「非我族類」的倭奴。一到黃昏，「燒鳥店」的門口，有許多忘却他們的仇敵是誰的皇帝子孫出入，他們更待着扶桑的美味。嗎啡和鴉片，這是「友邦」的玉練，幾年來就在北平經營的事業，現在當然更見「生意興隆」。「財源茂盛」了！日鮮的娼妓，向來是隨着街鋒的皇軍，大批的趕到各處的；現在北平的日鮮旅館，不只扶桑館和日軒了，至少也增加了二十倍。日鮮人只要有幾十元錢，就可以在北平放四五分利的高利貸來維持生活！東單牌樓一帶的商店和住宅，有許多都被這些「天之驕子」以「官價」收買了去！皇軍戰勝了，臺北只到了生路，而且也有了消遣的地方：北海的瀟湘堂，五龍亭，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及美軒，時常有「友邦」的仕女，得意的坐在那兒吃中國茶，用手指翹着瓜子，欣賞中國風味的生活。他們高了興，有時意至「忘形」，男的穿上中山長衫，女的穿上中國旗袍。樂觀的冬烘先生看見，也就放心了，他們找到了中國可以同化日本的鐵證。茶館和飯館的茶房，他們都是「適者」，「生存」決無問題。他們從馬路旁邊的書攤上，用五六枚買到「直音」的「日本話本」，拚命的練習，「一錢」

「兩錢」，「一元」，「兩元」……「花生米」，「瓜子兒」，……他們都能用日本話說了。中國的地方太肥美，皇軍既是槍炮能手，何不能輕易失掉。於是更充實武力，於是更廢物利用，於是把近郊幾百年來的墳墓荒塚和每年春秋兩季沒有人祭掃的墳墓都一掃而光，把它平為操場，在上面練兵！北平——自然不僅北平——的同胞，不但精壯被以人吸吮得罄淨，就是祖先的枯骨，也被暴露出來了！

自從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經濟侵略以來，北平首當其衝，於是漸漸……；民國成立，許多依舊清代俸祿吃飯的京官，生活都發生問題。市面越發蕭條了；遷都之後，又定了許多可以繁榮市面的官吏；九一八事變以來，有些東北的富人，竟至一貧如洗，做了無家可歸的流亡者。一般人觸目驚心，覺自己的生活，應當特儉約，於是一部分寄生虫般的北平市民苦了！記得當代某作家在他的一篇隨筆中，對北平現狀窮助益，一般人……有餘錢去買零食吃，以致許多含有詩意的『市聲』都聽不到了，曾幾遇一番慨嘆。這一次，敵人把他們的『生命錢』，擴張到北平來，更要令傷時感事的人們啼歎了！嗚呼，國事如果短期不能收復北平，北平的居民，不只都要面有菜色，而且還要變成鬼呢！

最令人百思莫解的，要算近年以來北平的大興土木了！從塘沽協定成立以後，平津……實亡。然而在北平有什麼故都文物整理委員會（？），不是忙着油漆宮殿，便是趕着重修……據說每月的經費有若干萬。前幾年，教育當局曾令師範大學停止招生一年，把省下來的經費充實

設備，於是師大當局，也就遵令「設備」起來，花了十幾萬元國幣（？），建築了一座宮殿式的丁字樓，給學生做宿舍。據說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前，該校還計劃着再行充實，將丁字樓改建爲工字樓呢！北京大學向來對於經費最有辦法，自然也要弄出些成績來，於是不知花了若干萬，建築了新宿舍和新圖書館。中法大學也有唐虞皇也的新樓落成，孤陋寡聞的我，却忘了它的名字。可愛的文化城，既已名存實亡，我們何不暫時因陋就簡，把省下來的錢，用之於國防呢？那幾筆浩大的建築費，滿可以買幾架飛機，幾尊大砲！事後說話，自然算不得聰明，但是誰能相信賢明的當事者，事前看不出我們的臥榻之旁，已經有強盜酣睡？

不過，現在北平雖然淪陷了將近兩年，但誰都覺得將來總有一天，還可以自由的高聲的回到那裏！現在被困在北平的同胞，誰都加饑思食如渴思飲的熱望着國軍重來，準備着站在巍峨雄壯的城門外，含着狂歡的眼淚，向青天白日旗致敬，歡迎我們那百戰凱旋的健兒！

是的，我們誰也相信中國不亡。中國不亡，那足以向全世界誇耀的名城北平，遲早總還是中國人的！

鄉 愁

夫以雄才大志壯之主，宿請精於沛鄉；

奇功獨出之君，尙巍繼於樊陽；

潛去洛而捲滌，陞吳而增傷。

况北州之隳土，爲炎土之流人……

多這廬兮多蒿棘，曠左右兮絕親賓；

憂而凝骨，思兮亂魂；

願歸靈於上國，雖坎河而不惜身。

——江淹思北歸賦

也許是因爲我離開故鄉的時間太久了，思鄉的時常，時常在澎湃着。

誰也有他的故鄉。一生不離故鄉的人，自然是佔着絕對多數，然而生下來便注定要在異域奔波者，也不少吧。這些一定西南北的人，他們在故鄉的時間，便不能很長了。他們，有的是因爲生在窮鄉僻壤，從讀書時起，便要爲求學而到迤都之邑去；有的是因爲父兄在異地宦遊或營商，從小時候便要跟隨着轉徙；有的是因爲要到外面謀生活，也就只好放棄了自己的家園

；而像這次因爲異族入侵，烽火漫天，不得不離鄉背井避地逃亡的人，更不知有多少，（雖然這是不難有的原因）……這些人自然離開了家鄉，那裏無不是爲名爲利爲生存，和故鄉以外的另一社會的關係，就要奮鬥起來。奮鬥所接觸的人，都是故鄉以外的人了；奮鬥的深入了另外一個社會，就像陷在泥潭中一般，想拔身出來也不可能。杜甫有詩云，「生逢亂世何，當此憂國年」。是的，這些人恐怕要把自己的短促的生命的一半以上，消耗在這裏；甚至可以用說他是葬身異域，也很平常。他們，寧不爲念故鄉的風物？他們寧不願意回到故鄉悠閒的度那寶貴得珍惜的餘生？他們寧肯沒有鄉愁？然而要想還鄉，有時却竟成了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晉張翰有一個故事，他爲齊王的那裏做官，某天秋風刮起來，使他想到故鄉吳中的菖菜、蓴羹、鱸魚膾。他爲要求三適忘，立刻就棄官命駕歸吳。這真是不容易！你想，如果這件事隨便什麼人都辦得到，還值得後人那樣的稱讚，把它用做典故麼？

一個八年青的時候英氣勃勃，正在想要爲自己的職業而努力，這時離開家鄉，不但可以不用怎樣的想念它，並且還會認爲男兒本應該「志在四方」，不能夠「老死牖下」呢！他們跑到外面，終日只是想念着怎樣能夠打出一個天地來。他們創業的雄心是很大的。他們即使不卑視自己故鄉的環境，至少不會認爲生活在家園是人生快事之一吧。及至中年以後，那理想的天地，無論創造成功了沒有，大約總會覺得能在故鄉生活些時，也是人生的幸福了。甚至到中年以後，或許能覺得故鄉的一切，從房屋土地到一草一木，都是根深蒂固的；另外別的環境，便是逆

旅，是尋舍；三至會覺得異地的一切都沒有根，總是浮飄飄的（雖然真要離開它也不容易）。這時候，可能要發生「愁」了。

實在說起來，故鄉也不一定就比另外的地方怎樣好。就我自己來說，我的故鄉也不過是北中國濱海的一個小村落，別處也儘有那樣的地方，然而因為我生在那裏，便常常想念它，覺得特別好；尤其是憶懷中的故鄉，更爲可愛。那裏的日光水色，特別使我感到親切；那裏的田園房舍，特別能稱我意；那裏的人情風俗，彷彿格外敦厚。總之，一切的風物，那值得懷念，都是世界上的好東西！即使不是最好的。其實真正回到那中國風很濃的鄉村中，一定會感到許多不方便。報、要看陳舊的，朋友，要離得遠遠的；信件，郵政局也不會每天給你送來；許多口福、眼福、耳福，也都享受不到；病了照例也沒有好醫生。……：說實話，那算什麼了不越的地方？故鄉的長街，童年要花費很久的時間纔能走得完，現在在回憶中，也還是很長很長的，其實真正回去一看，那所謂長街，也許只消走幾十步，便可以從這頭走到那頭呢！它如何能稱得上近代繁華的都市？然而這決不能說離人們的鄉思。在異地，任他住的是山明水秀的比自己的家鄉更美的一湖鄉間，任他生活在紅塵十丈銅街如砥的浮華都城，拿它和故鄉來比，故鄉也還是好地方吧？那原因或許是像王蒙所說的那不成理由的理由：「雖信美面非吾土兮，會何足以少留？」

思鄉的人，自然有許多是這樣的：他們從青年時起，就在外面奔波，跑上十年二十年，仍

然功不成名不就，於是雲梁夢醒，把一切的事都看穿，或高呼，或低語，發出來「嗚呼！嗚呼！嗚呼！」名，着備做浮萍浪梗——一類的慨嘆，覺到這求功名虛名蠅頭微利而遠離家鄉太不值得。是的，一個人志不得伸或是失意時，常會做還鄉之夢。明人有詩云：「青山知我志猶淡，明日照人歸夢長」。吏情一淡，歸夢便長，這是因果的關係。所以無可否認，人世間的確有許多人，是因爲功名不遂，心情抑鬱，而眷眷思歸的。不過從另一面看，就是得意的人，已經有了高官厚祿可享，也不見得就想念他的家鄉。班超不就是一個例麼？他征服了西域五十餘國，做了西域都護，封定遠侯，總可算是歸策且貴了。然而他在暮年的時候，不還上這一篇洗滌的請還朝疏麼？什麼「蠻夷之俗，畏壯侮老」，那都是不盡可信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依風首歸之思」，「不敢望到酒泉那，但願生入玉門關」，那纔是他想要還朝的真正動機，那纔是他的肺腑之言呢！

也許有人說，班超的官做得還不夠大，所以他還會思念故鄉，那麼我再舉兩個故事吧。

劉邦做了皇帝，定都長安，便把他那老太爺，也搬到京都居住。這位老太爺，後來也就成了太上皇，依理說他應該心滿意足的住在京都吧。但他却時常悽悽不樂，想回他的故鄉，覺得還是在家鄉和屠販少年，酌酒賣餅，鬥鷄蹴鞠來得快活。於是劉邦便把京兆驪邑給他改設了一個新豐縣，改築那地方的城寺街里，擺布得像他的故鄉豐沛一樣。並且把太上皇的故人都搬了來，陪着他過活。這樣太上皇纔高興起來，因爲他好像回到故鄉了。

劉邦自己又如何呢？他做了皇帝，在生活上，無論是物質的精神的，當然願意怎樣滿足就可以怎樣滿足，絲毫也沒有志不得伸或失意之感了。然而他依然要想念家鄉。史記高祖本紀記他擊破淮南王黥布，還鄉過沛，召故人父老子弟飲酒，酒酣擊筑高歌，他竟慷慨傷懷流了幾行眼淚，向父兄們說，「遊子悲故鄉，吾雖郡國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這一定是真誠的話。這位不世出的粗野豪爽的大皇帝，心腸和一般人並沒有兩樣。「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王粲的話確是不錯。

寫到這裏，我對於「樂不思蜀」的劉禪的故事有些懷疑了：蜀漢亡國以後，劉禪全家被迫遷到洛陽，據說有一次司馬文王和劉禪一塊飲酒，命人表演蜀技給他看，別人都感憤噓唏，而他却喜笑自若。過了幾天。司馬文王問他，「頗思蜀否？」他說，「此間樂，不思蜀也。」劉禪的表情和說話，也許果真像傳說的那樣。不過我們應當替他想一想：國破家亡，身為俘虜，還能夠用表情或說話，表示他那故國故鄉之思麼？他樂得裝做無心人，博一個「安樂公」。

一個旅人，當他對着微茫野水眺望時，會不會覺得還是掛起歸帆還鄉好？當他看着搖漾的星影，溶溶的月色，會不會一直的想到故鄉的天野？他看到了驚飛草長，桃花流水，也許會想到故鄉柴門之旁的桃李和溪流吧？他看到了楓落苑江，寒日蒼茫，更會覺得故鄉渺邈，而發出難收的歸思吧？他看到了飛雪灑天，堅冰蔽地，也許會覺得還是在故園圍爐取暖幸福些，歲暮、初春、初秋、殘冬，……：……那不是旅人懷歸的時候？懨懨、鄉夢、旅情、歸思。……：

一下子湧上頭泊着的心頭，也許會由情懷懷楚，而至於含酸殞涕呢。

……然，雖有淺淡深淺的不同，但任何一個旅人，不，也不一定限於旅人，總不會沒有吧？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7444

登錄號數.....
I1982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 27394 滬源)

巴 渝 小 集 一 冊

渝版薄泉紙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權 所 有
印 必 究

著 者 隋 樹 森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appearing as a series of overlapping, dark, scribbled lines.

